

已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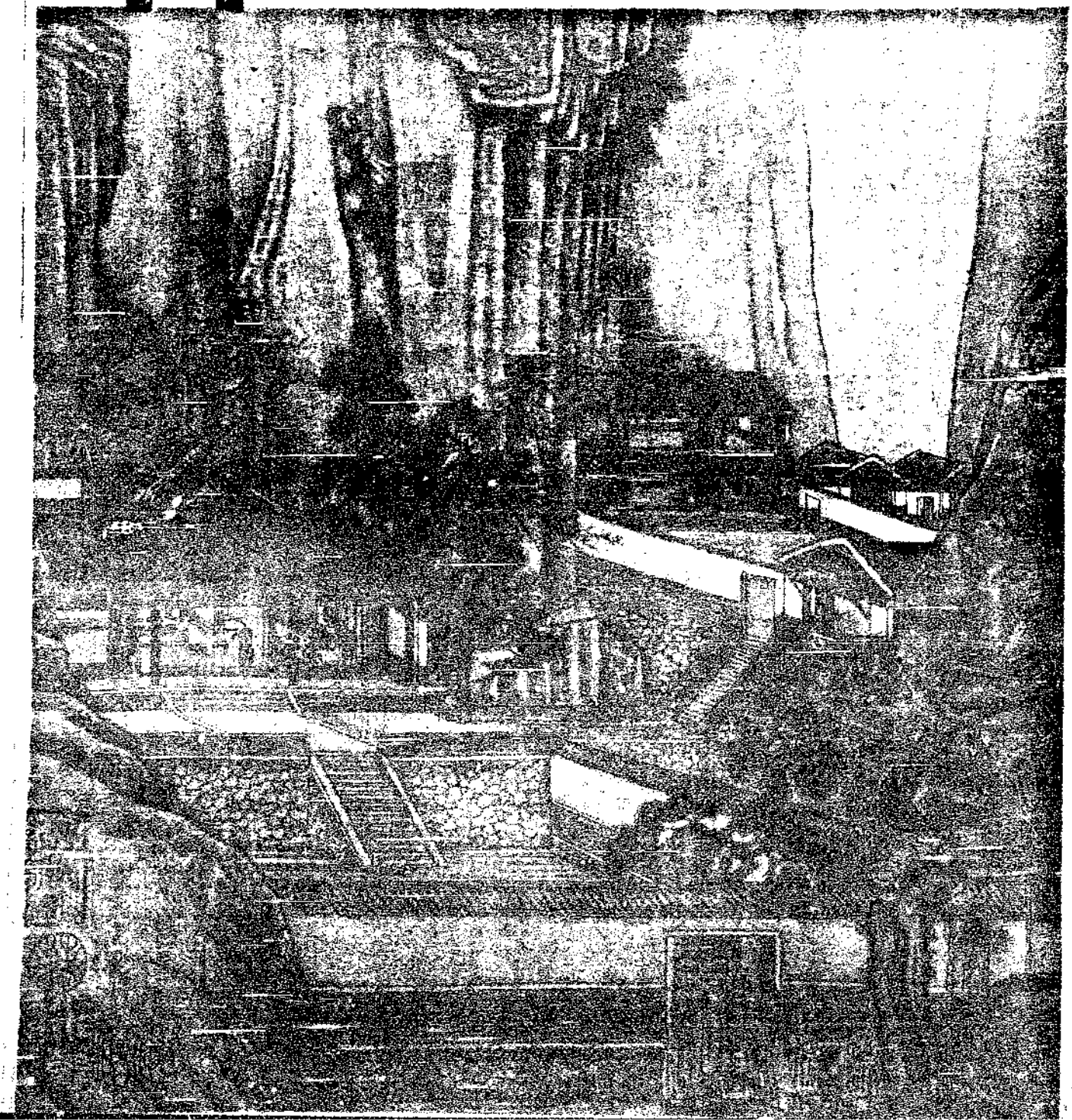
# 紅樓夢

## 真蹟

文藝  
第

刊期  
月半

阮元顯



太平天國之璽：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國禧天福武正軍政司



本期封面古畫，年代久遠，又係絹底。致顏色灰黑，已經不能製版。但因此畫非常名貴，棄而不用，似極可惜。特商請心記印局全人，加工印製，印竣閱之，其山水房屋與路徑曲折，完全與原底相同。讀者得能鑒賞古代藝術，全賴心記印局全人技術高明之功，特此誌謝，並為介紹。





西門慶  
 說，走過金蓮清邊來道，原來在此，躡身下去，且不拾筋，便去他绣花鞋頭上只一捏，那婦人笑將起來說道：「這的囉，我這要叫將起來呢。」西門慶便雙膝跪下說道：「娘子，可憐小人家，一面說着，一面便……」  
 婦人又開手道：「你這看麻經人，我却要大耳刮子打的呢！」西門慶笑道：「娘子打死了小人也得個好處。」于是不由分說，





分付春梅，把前後門頂了，不許一個人進來。拏張小椅兒，坐在院內，花架兒底下，取了一根馬鞭子，拏在手裏，喝令淫婦脫了衣裳，跪在面前，低垂粉面，不敢出一聲兒。西門慶便問……說着，忿忿的罵了，向他白腹，腹香肌上，聽的一馬鞭子來，打的婦人疼痛難忍，眼噙粉淚，沒口子叫道……又見婦人臉的光赤條條，花朵兒般身子，嬌啼嫩語，跪在地下。

# 紅茶 [文藝半月刊] 第二期 目次

封面古畫「呂拙山水真蹟」	秋水軒主人
裏封「太平天國之璽」	在廬主人
插圖「仇十洲畫寶金瓶梅全圖」二幅	秋水軒主人
從「瀾灑」說起	胡山源
趕廟會	吉魚
南京蟲	浮萍
孤島一角(插畫)	蕭劍青
本期封面古畫「北宋呂拙真蹟」考證	
自縊頌	長生
佛眼裏的「女性」	查猛濟
雨中(木刻插畫)	蕭劍青
下期封面古畫預告	在廬
江頭碧血(長篇)	老彭
明季忠義叢刊序	陸高誼
詩三章	徐悲鴻
車中	陳達哉

## 通信

要求金瓶梅全圖出單行畫冊	方以屏
公園裏的橈子	過客
突圍(長篇)	若霖
紅襪子讚	不老
讀「公園裏的橈子」	遊客
買「紅茶」	夥計
牢獄中出入(長篇)	丁丁
警世通言的來源和影響	趙景深
雙居雜綴	金藝華
論翻譯莎士比亞	邢光祖
金瓶梅詞話隨錄	趙景深
仙霓社之前後	半邨主人
編者的話	編者
補白	
孩子的信念	羅
四維雜	藝
代名詞	藝
豆腐識	藝



## 從「彌瀉」說起

胡山原



大約是民國十一年罷，新文學運動，可以說得風起雲湧，盛極一時。文學研究會在小說月報上提倡着寫實主義，血與淚的文學，創造社在創造上提倡着新浪漫主義，浪漫的文學，各樹一幟，真有如如火如荼之觀。不料他們爲了主張的不同，開起筆戰來了，起先兩方面還客氣，後來卻漸漸弄到明譏暗諷，甚至不惜出以謾罵的地步。那時我就和錢江春兄說，這又何必呢，天下的道路，本不是一條，若說我走了這條，一定也要別人走這條，別人不走就加以攻擊，這未免出於情理之外罷。錢江春兄很贊成我的意思，經過幾番討論之後，我們就決定也辦一個文藝刊物，來發表我們所要寫的文字。

我們沒有經過什麼創立會或任何形式上的組織，由於我的提議，錢江春兄以及那時時常鼓頭，彼此愛好文藝的陳德徵兄，趙祖康兄，唐鳴時兄等的贊同，就將我們的刊物取名爲「彌瀉」(Musai)(註一)，我們的社就稱爲「彌瀉社」。

不過在第一期月刊出版的時候，我們也起了一些小小的辯論。據德徵的意思，也要和小說月報與創造一樣，掛起什麼旗幟來

，有所標榜，對於異己者，有所攻擊。我不贊成。我認爲文，學以至其他一切藝術，是超越任何限制的。什麼主義，什麼內容，假使用文學的手法寫，寫得好，當然是文學。但文學的本身，決不就是什麼主義或內容。某一時地，有某一時地的文學，當然是不錯的，但既然換了一個時地，就要換上一種文學，那又怎可將某一時地的文學，來代表文學的整個呢？我不反對按着某種時地，就是說某種社會環境，寫某種文學，我卻反對在某種時地一定要人人都寫某種文學，更反對這某種文學要壟斷一切的時地。我以為真正懂得文學的人，一定知道文學的內容和外形是什麼，他所寫出來的東西，我只問牠能否成爲一件文學作品，不問牠是什麼主義或用意。這是我無信條的信條，我凡事從不堅持的唯一堅持。

德徵說，這樣做下去，恐怕不會給人注意，來時既悄悄地來，去時恐怕也將悄悄地去，我們的工作恐怕不會有一些效果。我說，我寧願如此。如果要我和人家口角紛爭，攪得烏煙瘴氣，我還是不寫一字的好。當下我就寫下了彌瀉臨凡曲，作爲我們的發



刊詞，其中有幾句是：

我們不知名，不知利，

我們的一切作爲，只知順着我們的 Inspiration。(註二)

江春是完全贊成我的意見的，祖康和鳴時是好好人，最容易

說話，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見，所以我們的月刊，還是照着我的主張辦。但德徵似乎心有不甘的樣子，還要在空白上加上一些「編輯餘談」，發表一些意見，以致後來魯迅編新文學大系講到「彌灑」時，以爲我們也不是完全不問世事的。其實這是德徵一個人的主張，並非我們彌灑社全體的主張，只因我覺得他隨便放一些「餘談」在空白的地方，無甚緊要，所以就聽由牠去，不料後來反成了魯迅的口實。德徵後來放棄文學，從事政治，也許在這裏已經露出一些端倪了。

「彌灑月刊」第二期出版時，由於江春的同意，我索性在第一頁上加上這樣幾句話，作爲不成標語的標語：

不批評，不討論，無目的，無藝術觀，只發表順着靈感的創作。

我決不反對別人的批評與討論，目的或藝術觀，但我自己，只認定創作就是，我們的月刊，只發表創作就是。我想，分工合作本來是現代的科學精神，誰喜歡什麼，長於什麼，就可以從事什麼，何必強不知以爲知，學趨時髦，舍己從人呢？假使我要做一個文學家，我也只願意做一個創作的文學家，決不願做一個批

評或理論的文學家。「彌灑月刊」既然是我發起的，江春又完全贊成我，所以我也希望牠成爲創作的刊物，而不成爲批評成理論的刊物。德徵不贊成，只好由他，我不能屈就他，正如他不必屈就我一樣。

果然，德徵的話是對的，我們的月刊，出了半年，雖然有許多人都重視牠，卻就悄悄地結束了。後來由於江春的努力，在商務印書館約定了『彌灑社叢書』的計劃，出了『彌灑社創作集第一』，第二，和『風塵三俠劇本』，可是不久又爲了江春的去世，續出的希望，也成了泡影。此後數年間，趙景深兄也去世了，德徵不必說，連祖康和鳴時，也都埋頭幹着他們的事業，不再過問文學，『彌灑』就成了歷史上的名詞，在念念不忘地眷戀着牠的，恐怕就只有我一個人。

這樣的結果，本來是在我的預料中的，所以我一些都不懊悔。德徵的先見之明，當然我也承認，但這不能就叫我改變我的主張。老實說，我最佩服楊朱，他沒有留下他的揚子，我也最佩服那斥責許由巢父的牧牛翁，他連自己的名字都沒有留下來。本來宇宙是贅物，人是糊塗種子，文學等等，還不及一陣風，一根草，有些實際。當我偶然在這個宇宙間作一個人時，我能够寫幾個字，說幾句話，我就寫，我就說，不能够，也就罷了。若還更澈底的說，楊朱的姓名留下來，還是多此一舉，牧牛翁的故事流傳到今，也還未能免俗，古往今來，一定還有許多高出楊朱和牧牛

翁的人，到這宇宙間來溜躑一下，卻如風吹水面，一過便過，沒有一些痕跡。我最羨慕他們，爲了我的最羨慕他們，『彌瀧月刊』的壽終正寢，由牠，『彌瀧社叢書』的中止，由牠，『彌瀧社』若存若亡，一發由牠。一切的一切，於我如浮雲。

不過話須說回來，我並不一定要斷送『彌瀧』，使之永無翻身之日。假使有恢復的機會，我還是要恢復的，正如我既做了人，就不妨吃吃喝喝，尋些事情做做，到夜來一枕黑甜鄉，不知東方之既白。我若立意要積極的幹，狠幹，硬幹，我是不會的，我若立意要消極的不幹，將任何的確看來還好的機會都葬送，又何必呢！所以在民國十七年，由於我個人的籌劃，白蕉兄的幫忙，『彌瀧月刊』又有了一度恢復的希望。不料第一期的稿子已經排好了，而擔任發行之責的書店和經理，爲了政治關係，卻不能出書，我的『彌瀧』，終於又成了空中樓閣，不能實現。

此後，我不去找機會，機會自然也不來找我。『彌瀧月刊』固然無恢復的希望，那我自己的文學寫作，似乎也告了一個停頓。所以停頓的原故，並非我也放棄了文學，要緊去建功立業。只因那時的社會，正在鬧着紅的文學，白的文學，左的文學，右的文學，此後又嚷着這種文學，那種文學。我不願投入他們的集團中去，而且我知道他們都另有目的，並非真正從事文學，便是我肯加入他們，他們也不見得會容納我。我既自己沒有地盤，辦不成刊物，也就罷了。不過我一有工夫，一有興致，我還是在寫作着。

有發表的機會，並且發表處的旨趣和我相去不遠的，我就發表一些，否則我就束之高閣，聽由牠跑蠱魚之腹，「八一三」以後，這樣的稿子淪陷在大連灣路的，總在五十萬字以上。這當然未免可惜。然而我寫作了也就算了，牠們永遠不見世面，或者可以說是牠們的不幸，在我個人，正可以以楊朱無楊子，牧牛翁無姓名而自慰。我的文學寫作，在這一個時期內，似乎停頓的原故，就是在此。

這次，我居然又在辦「紅茶」了，不要說知道我的人覺得出於意外，便是我自己也有些覺得出於意外罷。不過事情也很簡單，仍是由我發起，總算獲得一個老朋友的幫忙，肯在印刷和發行等事務上，代負一切的責任罷了。

本刊決定出版之後，我也就決定了我的主張：我還是要照「彌瀧月刊」的辦法：

不批評，不討論，無目的，無藝術觀，只發表順着靈感的創作。

因此，在創刊號中，我除了寫一篇「紅茶的由來」以外，我不發什麼宣言或緣起。我仍認爲我是創作，只是將和他人的創作一併發表在本刊內就是，有什麼創作以外的話，由別人在別的刊物上去說，我不管。不過我的主張儘可不變，創作的內容，我卻以爲不妨變變，所以這次本刊於一般的詩歌小說雜文之外，還（一）容納文言，（二）容納俏皮文字。只要文言文和俏皮文是好的



文學作品，我都歡迎，只要牠不是食古不化的濫調和低級趣味就行。

爲了內容的這樣改變，也許有人要以為我在復古，提倡文言罷？也許要以為我在跟着「幽默」的尾巴走，在提倡什麼幽默罷？我可以說，不然，大不然。先說文言。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寫白話，甚至每一個人都寫拉丁化國音字，文言是什麼東西，方塊字是什麼東西，都不過害人的桎梏罷了，儘可以去茅廁裏。可是文言正不妨當作古董。好的古董也是藝術品，這就中了我的意，所以我現在要用着牠，玩着牠。說清楚些，本刊根本沒有主義，沒有旗號，根本說不上宣傳什麼或提倡什麼，所以兼用文言也者，不過爲文學推廣些範圍罷了。能够欣賞牠，寫作牠的，不妨看看，寫寫，否則儘可不必，好在我們的文言只佔一小部份，其他大部份還是白話。

至於俏皮文字的容納，我想更不必我的辭費了。在此環境之下，我們應該怎樣自處呢？除了幹着應該幹的事情以外，難道就此長吁短歎，愁眉淚眼，作爲消遣麼？古人有長歌當哭的，也有天大的難事一笑置之的，我們似乎也可以作如是觀。正如我們吃了飯，如果口渴，就不妨喝杯茶。提倡幽默？嚇，什麼東西值得提倡的！何況幽默！

爲了這兩個原故，所以本刊又添上了一些古畫，順便也可以說一聲，我們除了藝術關係，認爲牠們足供欣賞以外，並沒有別

的作用。本刊在我主編的時期中，不提倡什麼這一點，總可以辦到。如果讀者看了以爲牠們有這樣的價值，或那樣的價值，那是讀者的事，見仁見智，恕我並不一定贊同。

我的無主張的主張（所謂無主張，便是不提倡什麼，所謂主張，也可以說是不提倡的提倡），並非表示我的倔強，或自鳴清高。我只覺得我的爲人，只配如此，只會如此，要我改變，就是強我所難。我在十六年前辦「彌灑月刊」是如此，在現在辦「紅茶」也是如此。在「彌灑月刊」後，我雖沈默過許久，在「紅茶」後不知我將如何。然而我自己可以保證自己，我對於文學，決不改變我的無主張的主張。我看着我別人有所提倡而興，我無所歆羨，別人無所提倡或不能提倡而亡，我也無所悼惜或痛快。我要是顯，也許正在意中，我要是晦，那也更非意外。我再說一下，對於文學，我的無主張的主張，從今以後也就是本刊的無宗旨的宗旨，仍和我的「彌灑」時代一樣：

不批評，不討論，無目的，無藝術觀，只發表順着靈感的創作。

或者再反過來補充一句：

只要是順着靈感的創作，不問其內容是否批評或討論，有無目的或藝術觀，也都可以發表。

註一：Musai 即 Muse 的拉丁寫法，周作人曾經談到那時「彌灑」的譯音，請參看談虎集。

註二：「彌灑月刊」久已絕版，我自己也早已沒有，彌灑臨凡曲的一大部份，卻保存在魯迅編的新文學大系「小說二」中，可以參看。

## 趕廟會

吉魚

孤島上人原姓平，單名常，表字偶然，和孔財神雷同，也叫庸之。年紀不大不小，所以不能一定說他豔羨孔財神的厚福，才起這個表字的。他的才具有限，學識中中；野心是有的：只求衣溫食飽，住有着落。他年青就出家，倒也雲遊了不少名山，可是去年烽火連天，道途多禁，便駐錫到滬西一個東廚司令的「派出所」來。因為他受的是「無所謂戒」，不好掛單，一切都得自己照料；所以沿門托鉢，日誦「苦經」，混混沌沌，倒也自在。怎奈近來霖雨連綿，滬西一帶幾乎整個兒浸在水中央。上人的禪床，本來是一張板臺；到了白天，洗臉，煮飯，念經，供佛，一切都借重這張板臺；另外還有一隻骨牌檯，日間豎着坐個和尚，夜間橫着擱些經卷雜物。除此以外，清清靜靜，沒有別的東西了。現在門臨濁流，禪床下，也起了海潮音，上人喜水深，卻憂火不熱，因為已經斷炊好幾天了！

吉魚和上人對門居，只因怕大水，一日未出門，後來悶得慌了，就樓窗裏眺眺雨景。偶而下顧，見上人枯坐板臺，似將圓寂者，不禁惘然心動，因喚黃包車渡弄堂河，略致佈施。上人飽食後，精神煥發，叨叨嘮嘮，說出一番話來，有道：「天下汹汹，還有熱鬧的道場四處；我們北京人就叫做廟會，大家趕得夠有味

兒！

「那裏四處呢？」吉魚也坐到板臺上去，準備聽他的山海經。  
「喏，那四處都是好地方：赤京，白京，北京，南京；西安，香港，天津，上海，都有下院，常駐知客僧，可以接引。」

「上人何不也去一回，好有個常川供養，省得挨餓呢？」

上人顧視良久，只搖搖頭，說道：「閒散慣了，一時鼓不起興來；赤京太遠，二三十的年紀方趕得上；白京廣大，三五十年紀都可容身，只是嫌牠太龐雜，北京的那個倒可以吃現成飯，只要隨班念經，可是非六七十年紀，不好進山門；南京的那個倒近便，四五十的年紀也相當，只是清規全無，口舌太多，常常會有性命交關的事情發生。蹉跎後蹉跎，也就罷了！」

那時，雨更大了，屋子裏的水又高漲了，吉魚說道：「漫天風雨，一時水無瀉洩，便隨地橫溢了，但等到一朝天朗氣清，不是我們又都站在乾淨土上嗎？」

上人點首者再；只是忽然喟然長嘆，說道：「居士說的是禪意，還有未盡的是世味，這樣大風大雨，怎知何時止息呢？」

吉魚因欲解悶，留與上人閒談，現在愈談而愈悶，就告辭涉水奔歸，把這番嘮叨話也拋開了。隔了幾天，雨還是不止，水倒漸漸退了，忽又想起上人，走去一看，已不在那裏了，問看弄的人，說道：「那窮和尚早已給攆走了，臨行，他嘴裏還說：『只好趕廟會去了！』也不知什麼廟會。」

# 南京蟲

淨萍

昨天夜裏，天氣特別熱，以致我一些也睡不着。不曉得是否也爲了天熱，牠們心裏也有些煩躁，所以牠們便排隊列陣，格外的四出騷擾，弄得我格外睡不着，因此我想，或許在孤島上的同胞們，和全國的同胞們，也正和我同樣的被牠們騷擾得不能安枕罷。牠們是誰？牠們是「龍蟲」，又名「臭蟲」，而我們的「友邦」則尊之爲「南京蟲」。

我睡不着，只得開了電燈起來，向牠們掃蕩。我將牠們殺了不少，心裏得了一些安慰，於是再上牀睡。可是我睡不多久，牠們又出現了，弄得我又祇好跳身而起，和牠們搏戰。這樣忽起忽落，攪了幾次，我的確有些筋疲力盡了，我就祇好忍痛一時，聽由牠們的吞噬，吞嚥到實在耐不住時，又祇好索性不睡，實行墜壁清野的主張，以待天明。

我坐在燈光之下，不免另發了一些呆想。

我國自從海禁大開，和外國交通以來，的確受賜不少。楊梅白濁，是外國傳來的，雅片嗎啡海洛英，是外國運來的，而「臭蟲」也是外國在木料中夾來的。牠們給了我們多少毒害，人所共

知，而牠們更給了我們千載難洗的污名，尤足痛恨。我們不是時常聽得見外國人說，中國是雅片國麼？這雅片，現在是從那裏來的，誰要毒化我們，時常看報的人，大概總曉得能！而「臭蟲」之爲「南京蟲」，真叫我們不知打從那裏說起！

假使這蟲是從南京發源的，那末就叫作「南京蟲」，實在不能說他有什麼不當。正如「南京棉布」，在英文中爲 Nankien，是名副其實的南京布，英國人稱之爲「南京布」，當然是對的。現在「臭蟲」的發祥之地明明是外國（非洲或美洲，說不定，總之不是中國，因爲中國內地鄉村，有些到現在還絕對沒有這穢蟲，便是明證），爲什麼要便南京來負這個責任呢？我想，如果不是錯誤，也許就是某種存心罷。

我想到這裏，忽又覺得區區名義之爭，實在沒有什麼關係，倒是「臭蟲」的實際可惡，總要想一個對付方法才是。

我自信不是吝嗇之徒，看見了左隣右舍的窮苦的人，我是很慷慨的，肯佈施的。而且我也不是好殺之徒，我自信天性很仁慈，看見了比「臭蟲」還小還弱的螞蟻之類，我一定要將腳提得高高地跨過去，免得踏着牠們。此外，我靠着祖宗的遺產，雖然不爭氣，時常兄弟鬩牆，但還不至十分窮困，有時看見了有所需要的人或事，還可以隨緣樂助些。在理，我總不能對這「臭蟲」取着深惡而痛絕之的態度，一定要消滅牠們。

原來我的下此辣手，實在是牠們，「臭蟲」，逼得我如此的。



你想，牠們並不要我的錢財，也不要吃我的飯食，牠們一心只想咬我的肉，吸我的血，啃我的骨頭，不但使我不能睡眠而已，充其量簡直要我的命，是那樣的兇狠惡毒，怎樣還不使我起而抵抗，將牠們剿滅呢！我本是慷慨的，慈悲的，無奈牠們卻當我是瘟生，是肉戶，我養了牠們反而加增牠們害我的勢力，我無論如何，總應該起而自衛罷。



孤島一角 劉青作

### 本期封面古畫：「北宋呂拙真蹟」考證

畫者呂拙，宋開封人，工畫，至道中爲畫院祇候，授翰林待詔，不就，願爲本官通士，仍得賜紫，本幅曾經阮芸臺題跋，信非贗物，古色古香，非常名貴。現藏秋水軒主人處。

那末我將如何對付牠們呢？

以前，我一切沒有準備好，祇好隨便應付，當然，我也祇好暫時吃牠們的苦頭。牠們雖然已經給我弄死不少，而我卻仍舊不能入睡，祇好起來坐，將我祖傳的牀讓給牠們，牠們是勝利了，我是暫時失敗了。不過我沒有放棄抵抗；除了一看見牠們就弄死牠們以外，我決定了最後總攻擊的計劃，等到天一亮就實行。

夜雖然長，到底總會天亮的，天一亮，我就將牀架子和棕繃都取出去，泡了一壺開水，向各個隙縫中澆下去。像關雲長的水淹七軍一樣，來一個九曲黃河陣，眼見那些「臭蟲」，大大小小，焦頭爛額，隨水淌下，動也不動，我心真是快哉！「蟲子」也煮成了熟蛋，不會再生「小蟲」，我心真是樂哉！被褥等類，我也換下來，向開水裏一浸，眼見那些醜類，一個一個在水裏作着浮屍，我不禁鼓掌叫好起來！我的仇是報了，氣是出了，禍是絕了！到了夜晚，將牀從新鋪設起來，天氣雖然還是熱，我卻是華胥一夢，不知東方之既白！

不過我這種太平覺，也沒有睡得多久。過不了幾天，這些殺不完，剿不絕，不顧死活的傢伙，又漸漸地在我的牀上發見了。牠們是從牀外來的，牀外的地方太大了，我不能犁庭掃穴，根絕牠們的來源。沒奈何，我祇好再來一次開水陣或者灑些「臭蟲藥」，來整頓我的牀鋪，再求幾天的安靜。

但是我並不怨。因爲人生自古古以來，就是過的搏鬥的生活。

# 自縊頌

長生

嗚呼自縊 宇宙之祕 造化之奇 人生到此 其樂洩洩 紅閨嬌娃  
翠樓少婦 口角紛爭 不肯低首 一朝高掛 脫然而走 皓首老翁  
白髮老嫗 受兒子氣 惹媳婦惱 牀頭有繩 西方成道 嗚呼自縊  
有如此妙 對於壯年 其妙尤多 海天渺渺 萬里荷戈 殺人放火  
其奈我何 鄉思忽動 撫膺大慟 棄甲而走 刑戮甚重 輾轉思量  
乞靈繩孔 繩孔之中 妙景重重 故鄉家宅 歷歷在東 堂上親長  
老淚龍鍾 閨中妻室 半牀常空 階前稚子 愁嬉玲瓏 一人一物  
與來時同 嗚呼自縊 奧妙無窮 呼之不應 望之可見 似幻似真  
若隱若現 伸首探望 愈望愈近 兩脚騰空 繩圈驟緊 金星迸發  
百脈債張 盈把頸小 三尺舌長 雙手亂抓 晃晃蕩蕩 靈魂出竅  
就此還鄉 嗚呼自縊 功德無量 一人自縊 效用尙小 兩人自縊  
影響不少 多人自縊 大堪研討 就此收兵 和平常保 嗚呼自縊  
應予頌讚 應予祝禱

紅 茶 (文藝半月刊) 第二期 自縊頌

。只有搏鬥才能生，沒有搏鬥便是死，這是我所深知而所深信的。「生於患難，死於安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區區的睡眠，也不能例外。

「鼯蟲」也好，「臭蟲」也好，「南京蟲」也無不好，我總是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我要安靜的睡眠，我要安靜的生活，我不能不如此。

## 孩子的信念 羅

媽媽含笑問着五歲的男孩子說，好兒子，你要討老婆麼？孩子用着斷然的口氣說，不要。媽媽說，爲什麼呢？孩子冷然說，討了老婆，煩末煩煞，勿討還可以合些開銷，那個高興討！媽媽，爸爸，和客人，都因這出於意外的答覆而大笑了。媽媽解釋着說，這是從他的爸爸地方學來的。



## 佛眼裏的「女性」

查猛濟

「紅茶」出世的前一個月，山源兄來信要我寫文章，并且徵求到「題名」的意見，我隨便想出了「流民」兩個字，同時告訴他自己年來埋頭在「梵典」裏，恨不得把此緣連根斬斷，再要我揆進「作者之林」，豈不是「自慚形穢」？但山源兄已邀我做了特約撰述，「乘願再來」未始沒有「莫大之因緣」。我深曉得在這種年頭，靠一枝筆的，要巴結讀者，倘撇開了「女人」乃至「女人的屁股」，盡是吃力不討好的。但上自張博士下至章衣萍那套筆法，我當然是死也不願意弄的，於是先寫好了一個「如來的女性觀」的題目，像左太冲寫三都賦那樣的每天想到那裏寫上幾句，那知楔子還沒寫完，這冊「紅茶」已呱呱墮地了，於是知道多數的作家都和愛喝「紅茶」的「有同嗜焉」。看了一遍，覺得起初我主張用「流民」這兩個字，在意識上確乎太緊張了，那末，我也不妨「從衆」來痛飲「紅茶」吧。「如來的女性觀」創刊號裏既趕不上，爽性不做下去了，恐怕第二期再「曳白」，於是就匆匆寫了這篇「佛眼裏的女性」。

這篇文章我是「述而不作」的，何以故？我祇扎錄了大般涅槃經裏菩薩品中的一段，經云：

……復次，善男子；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無有不求男子身者；何以故？一切女人，皆是衆惡之所住處。復次，善男子，如蚊蚋水，不能令此大地潤洽；其女人者，嬌欲難滿，亦復如是；譬如大地，一切作丸，令如芥子，如是等男，與一女人，共爲欲事，猶不能足；假使男子，數如恆沙，與一女人，共爲欲事，亦復不足。善男子，譬如大海，一切天雨，百川衆流，皆悉歸注，而彼大海，未曾滿足，女人之法，亦復如是；假使一切悉爲男子，與一女人，共爲欲事，而亦不足。復次，善男子，如阿叔迦樹，波吒羅樹，迦尼迦樹，春華開敷，羣蜂啜取色香細味，不知厭足，女人欲男，亦復如是，不知厭足。善男子，以是義故，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聽是大乘大涅槃經，常應訶責女人之相，求於男子；何以故？是大乘典，有丈夫相，所謂佛性；若人不知是佛性者，則無男相；所以者何？不能自知有佛性故。若有不能知佛性者，我說是等名爲女人；若能自知有佛性者，我



說是人爲大丈夫；若有女人，能知自身定有佛性，當知是等卽爲男子。……

我錄了這段文章，本來可以「不贊一詞」，但恐讀者以辭害義，使我得罪了如來。

我以為藏經中奚落女人的言論，雖是數見不鮮，而毀罵得最奇刻的要算是這一節了。在這裏他很明顯地說：女性的「性慾」比

木刻

雨中（流民圖之二）

蕭劍青作



男性強到無數倍，這是女性根本的缺點；女性之不得和男性平等，鐵證就在這裏。他用種種譬喻來形容「兩性交媾」的比率，假使請張博士或章衣萍描寫起來，不知要何等的猥褻，而在這裏的文字仍不失其馴雅，至其妙意實義，較之張博士的「第三種水」和章衣萍的「好久不摸女人的屁股」，要深切得多，也足見如來法中「不一不異」以方便爲究竟的至理。

我今天寫了這篇文字，究竟是替如來宏揚佛法呢？還是造了「綺語業」，那祇得聽讀者去品評。俗語說得好：「佛眼睛裏都是佛，賊眼睛裏都是賊」。我佛有言：「一切法皆是佛法」，這幾句話或者可以作我自己的「解嘲」。

### 下期封面古畫預告：趙文敏公畫山水立軸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因賜第湖州，故爲湖州人、號松雪道人。至元間程鉅夫奉詔搜訪遺逸，以孟頫入見，才氣英邁，神采煥發，如神仙中人，世祖顧之喜，使坐右丞葉李上。仁宗卽位，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卒贈魏國公，諡文敏。著有尚書註，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又著松雪齋集，詩文遼清奇逸，讀之使人有飄飄出塵之想。篆籀分隸正行草書，無不冠絕古今。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妻管氏，亦以書畫知名。本幅親筆題字，的係真品，現藏秋水軒主人處。



# 江頭碧血

(續)

老彭



## 第一回 天妃宮裏鄉耆集議 知縣堂上老爺蒙羞

熱辣辣的太陽，差不多將街上的石頭晒得出煙。按着平常的習慣，這時街上的人，一定很少，不是在家歇午覺，便是在樹蔭底下躲涼。可是今天卻不然，街上來往的人很多，他們看過了告示之後，嘴裏都在紛紛地咕囔着：『要薙髮了，怎麼辦呢！』甚至立在街頭巷尾，彼此奮興地談着這薙髮的事情，而忘卻了太陽晒在頭上的，也正有不少人。那穀從鬧橋西面他的家裏走出來，過了橋，上了北門外大街，也就是這樣許多人裏面的一個。他是一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子，素來種田爲生。不過爲了他爲人最是精明，辦事來得澈底，不但他的左鄰右舍都佩服他，有一些口舌紛爭，或田地上下，都由他一言而決，便是大街上的先生們，也很看得起他，凡遇着地方上有什麼公共事情，總要來請到他，和他商議，問他的意見，並不因爲他不讀書而鄙薄他。他體格並不長大，足可以當得短小精悍四個字的考語。因此，他熬到這樣的年紀，也就成了地方上領袖之一。當時他走得很急，心裏似乎有什麼按耐不住的事情，急於要有個發洩。他一直走到了何茂的家裏。何茂開着三開間的綢布莊，年紀在六十以外，爲人稱得足智多謀，也是地方上領袖之一，和那穀很相得。那穀一進門，先和賬房先生招呼了一下，說：『茂翁在家麼？』賬房先生說：『在家，』他就走了進去。他是來慣的，所以他一進一進的走進去，看見他的只和他招呼一下，就由他自己走着。在第四進的天井裏，有兩個小夥子，一個執刀，一個執槍，在對練着，一看見他進來，就都停下來喊着說：『那家伯伯，外面事情有些不好罷？』那穀一面走一面說：『是呀，我就是爲此而來看看你們的老人家。』在第七進裏，纔是何茂的書房間，那穀一走進去，何茂便連忙立起來說：『穀翁來得正好，我本來就要來看你了。』彼此落坐之後，那穀說：『我看這事只有邀集了大家，重新商議一下，該怎樣辦就怎樣辦，總不能就此聽其自然，弄到大家亂紛紛，沒有一個主張。』何茂說：『穀翁的話不錯，我馬上差人出去送信，叫大家仍舊任

天妃宮裏聚會。」他說了，就喊着說，「汝根，汝根，」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廝，便應聲而進。他對汝根說，「你立刻去，到五天之前到過的各人家裏，仍請他們到天妃宮裏來聚會。」汝根答應了就去。邢毅說，「那末我們就起來罷，他們就會到的。」何茂和邢毅走出去，經過第四進的天井時，兩個小夥子還在對練着工夫。邢毅對他們說，「常寶泰寶，你們好好的練，用得着的時候就在眼前了。」何常何泰都說，「只要用得着我們，我們都肯幹。」邢毅在路上對何茂說，「茂翁好福氣，有這兩個令郎。我就沒有。但畢竟那一個厲害些？」何茂說，「那裏說得上福氣，總算有這兩個人罷了。誰也說不上厲害，不過還能夠將就些罷了。自從去年他們的師父回到北方去了之後，一直也沒有好好的教師指導，就只弟兄兩個對練着。」邢毅說，「看來老大沈著些，老二活潑些，是不是？亂世出英雄，不久就是他們的天下。」他們在街上又談談雜髮不雜髮的話，沒有多久，就到了天妃宮裏。不過再是半個時辰，汝根所邀請的人，便全都到了。大約有三四十個人，他們都是北門外從吊橋起，一直到江邊止，這幾里市街之間的大老。他們在五日之前，爲了清朝廷任的江陰縣知縣方亨到任，曾由何茂周順諸人發起，在這裏開過會，當時決定舉出代表四人，會合城裏的四人，前去見方亨，結果，方亨叫他們各圖造冊，獻往南京，他們答應了就好。此刻他們到齊了，薛永就立起來說，「上次我早就說不要理他的，理了他非但留了我們的污點，反而給他看輕了我們，得步進步。怎樣，他不是又要叫我們雜髮了麼？」何茂說，「那時我主張各圖造冊，原不過是緩兵之計，誰又真正願意投降？」薛永披披嘴，摸摸鬍子說，「緩兵之計，現在要雜髮了，還能夠再緩麼？」薛永本來和何茂雖然是郎舅，卻彼此意見甚深。薛永爲人尖刻些，所以一有機會，便要攻擊何茂。季茂說，「永翁不必著急，我們凡事從長計議。」季茂似乎是衆人裏面最有勢力的一個人，他說出話來，總是面面俱到，使人佩服，因此就成了羣龍之首，鄉中的祭酒。不過素以方正出名的楊芳，卻往往不以他爲然，說他是偽君子，只知道損人利己。但楊芳素來不大顧問地方上的事情，而且出門作客的時候也很多，所以對於季茂的威望，並沒有影響。季茂和楊芳都是老秀才，所以他們的地位，又有些和何茂邢毅不同。楊起，五金店的掌櫃，是一個實心人，恐怕何茂和薛永鬧起來，也就連忙說，「是的是的，大家從長計議。」其他的人，也都附和着，「從長計議。」邢毅就說，「那次獻冊，誰是去投降那鞑朝的！實在是緩兵之計罷了。現在那鞑官方小子，既然又來逼我們雜髮，我們老實不客氣，非但給他一個不理，立刻就召集了我們的子弟，打進城去，將這鞑官捉來祭旗，就此實行抵抗鞑子，保全我們的大明江山。想他不過帶來二十多個家丁，濟得什麼事！」辛榮大着舌頭說，「倒倒倒也不見得只有二十多個人。前前天不是已經有有四個鞑子兵來了麼！」辛榮一直住在君山腳下，不大上街，實在是



最無用，最膽小的一個人，所以他最注意恐怖的消息。楊起和他幾個人說，「是呀，常州府知府宗灝派來的，現在住在察院裏，方小子侍奉他們很恭敬。」邢毅奮然說，「也不過多了四個人，有什麼關係，我們馬上就幹！」季茂說，「幹呢總是要幹的，不過幾時幹，倒一定要仔細打算一下。現在人是有的，但有了人還要有傢伙和糧餉，這兩項我們已經準備到什麼地步了？」楊起說，「傢伙還差許多，不够用。現在日夜在趕着，大約再過幾天，總可以派得轉罷。」因為上次敕會時，派楊起管理軍器之事的，所以他現在作了這個報告。因此，受派管理糧餉的周順，便也說，「現在雖然捐得了一些錢，可是要舉行大事，恐怕就相差很多，還須大家再熱心勸捐纔是。」季茂聽了這些話，就點着頭說，「看來還是只好用用緩兵之計。」楊芳聽了很不服，便說，「難道我們就薙髮？薙了髮還成人麼！」邢毅幾乎跳起來說，「那裏可以薙髮！」其他到會的人也附和着說，「那裏可以薙髮！」季茂安靜地說，「當然是不薙髮的緩兵之計。」於是大家也就說，「這樣的緩兵之計還好。但是計將安出？」季茂接着說，「我們不妨再派幾個人去，向方小子呈請，要求他轉詳上憲，准我們留髮。不論他准與不准，我們就可以和他敷衍幾時，來準備着我們自己了。你們看怎樣？」季茂說了之後，一時沒有人起來直接表示意見，就大家各自彼此討論着。討論了一會，還是何茂說，「我看這辦法也不差，就是這樣罷。」何茂說了，連楊芳都不反對，所以事

情便這樣決定下來。季茂說，「那末我們就派人罷，要不要再去會同城裏的人？」邢毅說，「我看他們都是書獃子，還是我們這裏單獨派就是，反正他們總是會跟着我們的。」當時彼此一陣推舉，便派定了何茂，邢毅，周順，邢季，楊芳，薛永，楊起，季茂，辛榮，這九個人為代表。辛榮面孔脹得很紅的說，「我我是不會說話的，還還還是不要將我放在裏面。」大家說，「只要你去，話可以由別人說的，」他也只好默默地承認下來。當下又說定：皇子由邢季做，因為他也是秀才；明天大家在何茂家裏會齊，一同進城。他們從天妃宮散出來的時候，太陽雖然斜西了，還是很熱，街上的人還是很多，看告示的人還是絡繹不絕。何茂回到家裏，兩個兒子便來問消息，說，「季家弟兄已經來過了，我們已經等不及了，為什麼你們還不早些決定起事。」何茂說，「快了快了，到了明天你們便可以分曉了。」明天一早，其他八個人果然在差不多的時間內，到了何茂的家裏。他們由此出發，沒有多久，就過了吊橋入城。他們雖然年老，天氣雖然炎熱，一則他們的身體和精神都很好，二則縣灣街也不大長，他們早就到了「春申舊封」的西轅門之下。邢毅說，「我們進去，不要和他客氣。」何茂說，「見機行事便了。」縣署頭門上看門的，看見他們進來，並不攔阻，因為他們在五日之前已經來過，而看門的又本來認得他們的。他們過了二門，就到了大堂之下。那時方亨正坐在堂上，和主簿莫士英，談論着薙髮的事情。方亨的年紀並

不大，看他的樣子，雄糾糾，氣昂昂，似乎要想幹一番事業。莫士英在一個月前，因為原任的江陰縣知縣林之驥掛冠去任，其他官吏，也都相率離職他去，就被江陰城裏的人，推為縣官。江陰人並不怎樣看重他，只因爲一時縣中無官，所以就請他權且來代理一下。他那時就有着一番打算：一方面籠絡江陰人，願意爲江陰辦事，一方面卻和清朝的安撫使劉光斗私相往來，將縣中的印册都繳去，帑金解去，良馬送去，對劉光斗極盡諂媚的能事，以保全自己的位置。他揚揚得意，一直以知縣自居着。後來方亨來了，他很不如意。但是方亨是經過清朝的正式任命的，他不能反抗，所以只好接受着。不過在他的心裏，他一直只想尋方亨的事，以便攆去了他，再由他大權獨攬。方亨和莫士英在大堂之上看見那些老人進來，就停止談話，板起了面孔，作着威勢。何茂等不管他怎樣，依然和前次來一樣，只大搖大擺，走上了大堂。方亨看他們立在兩楹之間，就厲聲喝問着：「還不雜髮！來此何事？」何茂將一張呈子取在手中，回答他說，「我們有呈子在此，請你爲我們轉詳上憲，准我們留髮。」方亨將公案一拍，就罵了起來：「你們這些混蛋！皇上的法令，是可以隨便通融的麼！昨天我已經出了告示，難道你們老糊塗了，沒有看見麼！」刑穀第一個耐不住，便大叫起來：「誰是混蛋！你纔是混蛋！」季茂恐怕刑穀把事情弄僵，就扯扯刑穀的衣襟，叫他再耐一下，然後他自己向上一大步，平心靜氣地對方亨說，「昨天的告示，我們早已看見了，就是爲了這告示，所以我們公共寫了這個呈子，請你轉詳上憲。我們册也已經獻過了，諒我們區區江陰的老百姓，還有什麼不歸順大清之理。不過我們老百姓，實在愚笨，過慣了的生活，遺留下來的風俗，一時總捨不得更改。所以薙髮一事，雖然是大清的律令，我們不應該違背，但在事實上，我們的確有着難於遵行的地方。請你根據我們的呈子，轉詳上憲，說明這一點；能夠永久讓我們留着，固然最好，否則至少目前還讓我們留着，以後逐漸薙去。還有，在城內的人，還容易說得明白，在鄉下的人就說不明白；懂事的人還說得明白，不懂事的人就說不明白。那時國家如果定要強逼執行，我恐怕要激起什麼變動，反而不美，當然，於你的面上，也不見得好看。我們這次的公呈，實在是經過許多人的仔細考慮，然後纔決定的。王道不外乎人情，總請你俯念我們的人情，另外推行大清的王道。」季茂這一席話，實在可以說是入情入理，但是楊芳聽了，只是在一旁搖頭，不以爲然。不過楊芳平常不大喜歡多開口，所以此刻他除了搖頭以外，也不說什麼。刑穀雖然明知季茂是實行其緩兵之計，然而依着他那心直口快的素性，總覺得用不着如此宛轉陳詞。其他諸人，除了辛榮莫名其妙以外，則大都贊同着季茂的說話。高坐堂皇的方亨，是個進士出身的人，對於季茂的說話，那有不懂的道理。無奈他的胸中懷着鬼胎，以致將話說決裂了。原來他想，他是堂堂的新任縣令，是一縣的父母官，應該立下威風，使百姓敬畏，不能隨

便聽從百姓的要求。何況百姓的要求，又本是他所辦不到的事情。此外，存心不良的莫士英，也曾一再對他說過，江陰人是無用的弱蟲，只要以威勢相壓，便可就範。他簡直上了莫士英的當，不曉得莫士英是深知江陰人的慷慨尚義，不畏強禦的。莫士英只想在雲端裏看兩方面廝殺，以便從中取利。當下方亨等季茂的話一說完，一連喊着說，「混帳混帳！這從那裏說起！不雜髮的，就是大逆不道！快些給我滾出去，趕緊薙髮！」說了，就有意思叫他背後的家丁，將這些請願者趕出去的意思。何茂覺得自己手中還有呈子，不得不作最後的努力，盡盡人事。他趕上幾步，就將那張呈子，放到了公案之上，並且說，「只要你為我們轉詳，上憲准不准以後再論。」方亨怒氣直衝地說，「老爺不管這麻煩！」說了就將呈子取起來，隨手扯得粉碎，往地上一丟。這一來，各個請願的老人就都大怒了。邢毅向前一跳，指着方亨就罵：「你這不要臉的狗屁老爺！你頭戴紗帽，身穿圓領，是明朝的進士，卻來做清朝的知縣！我們來和你說話，是看得起你，虧你還要作威作福！」的確，方亨雖然在他本省河南沒有被清朝佔領之前，就到清朝去投降，雖然已經薙了頭髮，來做此地江陰的知縣，卻還一直穿戴着明朝的衣冠。是否明朝的衣冠偏中他的意，是否清朝的衣冠他沒有準備好，誰也不知道。邢毅這樣一罵，其他的人也使紛紛開言，有的說，「虧你還受過明朝的恩典，中過進士！我們做買賣人，也沒有你這樣無恥！」有的說，「你是什麼東西

！那一個真的當你是知縣！你不要給我們裝腔作勢活現世了！」有的說，「江陰有你，簡直是江陰的污點，你給我們滾！江陰的事情，我們江陰人自己會管！」方亨聽了衆人的罵，自然受不下去，便高喊着他的家丁：「來，給我一個一個打出去！」他不敢捉他們起來，因為他知道這些老頭子，都有相當的勢力的，萬一逼人太甚，反而不得下臺。這就叫作色厲而內荏。他的家丁，也都懂得這個意思，所以憑着他一再呼喝，他們只在他背後發着「荷荷」之聲，卻一動也不動。衆老人之間，邢毅罵得最起勁，甚至市井的醜話都罵了出來。方亨看看事情不得了局，就拂袖而起，退入後堂。莫士英看他走了，卻走出坐椅來，向大家假意勸了一會，說，「他已經避進去了，各位且回去罷。」衆人看看事情只好到此為止，也就一齊下了大堂，出了縣署，回到北門外面去。在路上，季茂對大家說，「明天是初一，方小子是一定要往文廟行香的，其他要去的人，也一定不少，我們再約會城裏的人，一同前去，和他理論。一面使他知難而退，不至於逼我們太緊，我們可以有一個從容準備的時間，一面藉此更加號召各處的人，作更進一步的表示。」大家都覺得這個主意不差，就都答應了，然後各自回家。

(待續)

下期增加文虎一門，請讀者注意。

# 明季忠義叢刊序

陸高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謂民族思想，乃近代之產物。昔日地大物博，人人得而安居樂業，即有一二野心家，與兵稱雄，亦一家一姓之得失，與全民族無關。例如我國歷史所載，雖代有外族侵入，但如蚩尤之戰，夷狄之患，匈奴之擾，五胡之亂，殆皆肆行劫掠，以多獲財物為滿足，初無毀滅他民族，移殖自己民族之目的，不得謂之民族戰爭。

無論如何弱小，決不願舍己從人，泯其特性。事也，勢也，亦人情也。

迨宋室南渡，胡元建國，朱明覆亡，滿清奄有中原，興亡之際，攻戰拒守，情況激烈，民族思想，於是蓬勃而起。

我國自宋以來，歷次民族抗戰中，以明季抗滿為最烈，而民族思想之色彩，亦以明季為最濃。蓋後來居上，天下事固當如此。胡君著眼此點，於是有明季忠義叢刊之作。

或曰，今茲五族共和，漢滿一家，胡為乎舊事重提？余曰，非也。明季忠義叢刊者，以外形言，固為表彰明季忠義士，動人觀感；以內容言，則為提倡民族思想，發人深省者也。蓋凡為國民，皆有民族自衛之責任，苟有一技之長，即當出其全力，以為國用。是故作者於廣徵博訪，搜幽鉤奇之餘，更吮毫伸紙，寫成專篇，其用心固非僅聘其詞華，以文學自鳴而已

西洋亦然。自工業革命後，各國競相推行殖民政策，以謀國外市場，鯨吞蠶食，不遺餘力，民族思想，亦愈演愈烈。

夫一民族自有其一民族之特性。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彼此迥不相同。故民族

。援古證今，尚係一般看法；借古勵今，乃為作者之真意，幸讀者留意及之。

抑江陰、嘉定、揚州等處，皆為余舊遊之地，尤以江陰為最久，幾成余之第二故鄉。余自小求學江陰，前後凡七載，足跡遍城鄉。童年景象，猶歷歷在目。深覺睢陽廟、二侯祠、戚公祠、三公祠等，英風宛在，豪氣凜然，大足以振頹立懦，蔚為民族之光。至於一般民情，亦多激昂慷慨，砥厲廉隅，較之其他江南柔弱之邦，出一頭地。茲者，陣雲低壓，寇氛日深，讀此忠義叢刊，余懷渺渺，尤多思古之幽情，斯人不出，如蒼生何，固不僅撫今追昔，感慨系之而已。

惟作者雖不欲以文辭見長，余仍不能不為之一言，以為介紹。余在世界名人傳記叢刊中，曾言及傳記文學之重要，並預擬中國名人傳記之嘗試。今作者以新文藝之筆法，寫舊題材之人物。生動活潑，一洗舊日「官書式」與「流水帳」之濫調，頗合余之主張。至於作者用筆，句斟字酌



# 詩三章

徐悲鴻

悲鴻先生，爲吾國當代畫宗，足跡遍歐美，畫名聞世界。凡所創製，必先精研其形體，意合其神致，而後着筆；是以氣魄雄渾而不脫真，筆鋒纖婉而不流俗。攝取自然界之壯美，於其心目中融化，故能超拔前時代之遺緒，自創一格，獨闢蹊徑，爲中外藝壇所嚮往。先生既具尙義好俠之高尙理想，又富除暴自存之民族感情，其作品非自然之模寫，實靈魂之呼喊，如「田橫五百士」，「風塵三俠」，鷄鳴、獅吼，朔風驚馬等，或巨製，或小品，或西畫，或國畫，無一非充溢生命力，美化，激化，鬪爭化我人之意識者；斷非掛「野獸派」之羊頭，而賣剽竊而來之狗肉的洋場畫賈所可比倫也。惟先生以個性倔強，勇於求真，所見每與當局不合，致未能暢抒其志；所交不乏要人名士，然而薄於利祿，不欲同流合污。今年初，接先生手示，附詩三章，乃即興之作，彌可珍貴，茲特抄出刊載於此，以資共賞。未得先生同意，容後致歉可也。

楊晉豪附誌。

## 感事

成敗興衰親眼見，悲懽離合與魂通；人生幸有黃梁夢，省卻登場萬事空。

## 卽景

此夕晴空倍好看，臨窗惟覺月光寒。盤餐燈火艱難甚，坐對瓶梅食瓶乾。

## 題畫

我來重慶欲三月，終日冥濛爲閉門。

原註：此間冬間，絕少晴日而多大霧。

難得太陽逢一面，隣犬

原註：鄰犬也。狂吠到黃昏。

，絲毫不苟，平實流利，兼而有之。讀之令人心曠神怡，如獲至寶，遠非率爾操觚者所能及，尤爲本書之特色。倘各級學校以此爲國文課本，或爲補充讀物，或作新文藝研究，亦必有極好之收穫也。海內賢達，幸垂察焉。

## 附告

明季忠義叢刊

胡山源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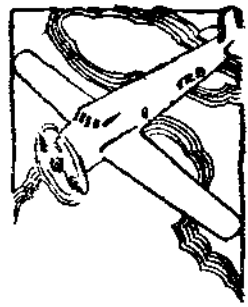
世界書局出版

(印刷中)

- (一) 江陰義民別傳
- (二) 嘉定義民別傳
- (三) 揚州義民別傳
- (四) 各地義民別傳
- (五) 各地忠臣遺事
- (六) 各地義民遺事

## 四維羅藝

人家說李祖德的四維羅像胡斑華，胡斑華像胡蝶。小弟弟說：「胡蝶有些像胡斑華，胡斑華有些像四維羅。」有人問四維羅像誰？小弟弟撇了撇嘴不作聲。我說：「四維羅，像她媽。」



## 車中

連武

月台上擠滿了人，祇看見黑壓壓的無數人頭，像波浪般的晃動着。

不必買票了，祇要往上擠，也不容你不擠，兩隻腳實在無須搬動了，只是給後面的人推動着。窄窄的車門，真可惡，塞住了，簡直擠不進去。哭，——喊，——種種聲音，鬧成一片，好容易，自然而然的擠到車中了。

不要說坐，連立的地位也難。從車中望月台，還是黑壓壓的無數人頭，似乎不會減少一點，可是車中卻已滿得不能再滿了。

沒有站長，沒見綠旗，沒聽得嗷嗷的叫子，車卻開動了。月台上的人，——無數的人，依舊晃動着，心中說一聲『僥倖！』我算是走了。

嘈雜的人聲，在車開了十幾分鐘以後，纔似乎靜止一點，擁擠也似乎好一點，我纔得長長的透了一口氣。站在我旁邊的兩個人，他們開始談話了：『這也許是最後的一次車呢，我聽說！』『噯！那麼車站上還有許多候車的人呢！』『這可管不了許多了，聽說前線很吃緊，……』

隔開十多個人，一個穿玄色衣服的女子，胸前緊緊抱着一個很小的孩子，兩隻眼睜得銅鈴似的，祇是往前望。一個西裝中年的男人，很費力的往這邊擠來，擠得滿頭大汗，擠近了，那女子高聲的問：『阿珍呢？』那男子兩道眼淚往下直流，喘吁吁的答道：『原是手攙着手跟在我後面的，一陣擠，我不由自主的上了車，就不見了她了。我竭力的想下車去找，辦不到，不要說往回走，就想站一站也不興，不知阿珍上了車沒有？我似乎望見你上這車的，好容易纔擠到這兒來。』

那女子哭了，『阿呀！我的阿珍不見了！』那男子也哭了。車中的嘈雜聲停止了，大家都朝他倆望着。一二分鐘後，談話聲又起了：『不會得不見的，也許已在車上了，祇是擠在人叢中，找不着！』『就是沒有上車，也不會不見的，今年幾歲了？』那女子哽咽着答：『她纔七歲呢！』

過了好一會，偶然有人伸出頭到窗外去一望，『阿呀！飛機來了！』這一聲喊，頓時全車的人都嚇得面如土色，大家不敢響了，祇聽得隆隆的車輪聲。『還好，飛機不是來追我們的，你們看，往那邊去了。』大家纔放心來，嘈雜聲又起來了。

忽地，那抱小孩的女子，放聲大哭起來。她解開了鈕子，敞着胸，想給孩子奶吃，發覺這孩子沒有氣息了，——抱得太緊了，人太擠了，小孩子禁不起，竟窒息死了。

女子大哭，男子也大哭，全車的人，都眼睛酸溜溜的望着他

倆哭。女子還在拍——拍了好半晌，一點也沒有希望，女子哭得更厲害了。

車子忽然慢了——停了，「阿呀！不好！飛機又來了！」頓時全車的人，爭着往外跑，野地裏許多許多的人，都揀着坎——小河——大樹，四散的跑。我跑在那女子身後，就有人喊：「還抱着死孩子幹嗎？丟掉了快跑！」那女子真的把死孩子丟掉了。

軋軋的飛機聲，越來越近了，砰——一個炸彈下來，人人都撲在地上，不敢看了。接着又是砰——砰——一連響了好幾聲，把我駭得知覺都沒有了。似乎過了好久好久，耳畔聽得人聲，纔立起來看，飛機去了，大家又擠上車了。

「阿呀！你看！」我看時，一股濃烟，冲得幾十丈高，那就在車旁，一個血肉模糊的尸體，橫躺着，沒有看清楚，也不敢看清楚，車子已經開過去了。

好容易到了××了，大家紛紛下車，我找了一個小旅館，這時候驚魂初定，算是死裏逃生。一陣抽抽咽咽的哭聲，走出去看時，一個男子，站在門外，呆呆的大睜着眼，望着天，他的臉，青得可怕，那就是散失了一個女孩子，死了一個男孩子的人，他的妻子也不知那裏去了。

下期金瓶梅插圖，仍印二幅。

## 通信

### 要求金瓶梅全圖出單行畫冊

逕啓者

貴刊治新舊文藝於一爐足爲文藝界放一異彩孤島人士得之實不勝其快慰鄙人性嗜書畫對於

貴刊影印古畫及金瓶梅全圖使鄙人見所未見尤爲歡迎惟金瓶梅全圖一項有二百幅之多照此按期登載二幅則須在四五年之後方得窺其全豹如此久長時間頗屬難耐未知

貴刊有見於此否亦有何良法以慰愛好此圖者之渴望否願聞鄙意最好即將二百幅一時影印出單行畫冊使鄙人及其他同嗜者得先睹爲快想如此瑰寶有目共賞一經發行定能不脛而走也

貴刊其有意乎此致

紅茶文藝半月刊

編輯先生

方以屏

六月十七日

以屏先生：手教奉悉。敝刊諸承謬獎，甚愧。金瓶梅全圖出單行畫冊，本在敝刊計劃之中。惟此事極費週折，殊難一蹴而就，容徐圖之。專覆，即頌  
道安

紅茶文藝半月刊

六月十八日

# 公園裏的橛子

過客

熱處孤島之上，無處消遣，閒了只好往公園裏去走走。公園裏有的是足以散步的草地，可以休息的橛子。

也許是天氣太好之故，也許是人口增多之故，近來公園裏的人特別多，走來走去都是人，走疲勞了要想坐坐，簡直找不着一張空的橛子。我在某一次的園遊中，好容易在一棵樹下候補到了一個空位。惟其橛子不空的多，所以我輕易不肯立起來，只坐在上面默着，一會看看這樣那樣，一會想想這個那個。

我看見四週的橛子，雖然一直有人坐着，而坐着牠的人，卻在時常換着，沒有一個人單坐一個橛子到一二小時之久的。因此橛子儘管不空，而橛子所遇見的人，在外表說，有男女老幼，穿紅著綠之別，在內心說，當然也有智慧不肖之分。而

橛子對於這些人，卻一視同仁，從無一些迎拒的表示。牠似乎有一個主張：誰坐得着，誰就是主人；誰坐得久，牠沒有喜怒，誰坐得暫，牠也沒有好惡，一以坐者之心爲心。

爲了爭奪座位，因此而起口角紛爭的，我也往往有得見到。我不懂他們，爲什麼在這公園裏玩上一二小時，對於略坐片刻的橛子，要認真到這個地步。也許橛子正在笑罷，笑他們自尋煩惱。他們到這裏來，是爲了享樂，而且是特爲到這裏來享樂的，結果卻惹了一肚子的煩惱，何苦來呢！

大概我在公園裏逗留得更加長久些，所以一到暮色倉皇的時候，我纔可以看見一批一批的遊客出園去，使那些橛子空起來。方才的熱鬧沒有了，便是連爭吵也不

得不停止了。有幾個人，連我在內，還想多耽擱一會，巡捕卻在大呼打烊，下逐客令了。到了這時，橛子空得連人影都沒有了一個，我想，要是我們再一張一張去仔細檢查檢查，總也發見不出在牠們上面有過什麼痕跡罷。你坐過的那一隻橛子，你還能認出來麼？有什麼憑據呢？假使你坐着的時候算是你的，你之前，你之後，還有許多人坐過，這又怎麼說呢？

有人說，一粒微塵就是一個宇宙，那末這一座公園，當然也就可以算作一個宇宙了，每一張橛子，簡直可以當作各個載着生物的星球了。宇宙尚有毀滅之一日，不要說公園裏的橛子。人的壽命比了橛子還不如，好爭的人也許可以醒醒罷。

## 代名詞

一位大律師，在東方飯店跑出來，站在門口等汽車，發覺剪綉賊摸他的大衣袋。律師正要喝捕，那個人卻從容不迫的說：「請勿誤會，我羨慕你先生的外衣美觀，不曉得夾裏怎樣，所以摸索裏呢。」律師氣他不過，冷笑說：「摸索裏呢，是估別人所有物的代名詞吧。」





# 突圍 (續)

吳霖

(二)

一個陰黯極冷的下雨天，外邊西北風吹得使人身上發抖起着寒粟，他正同着幾個難友在漫談着過去的事情，長吁短嘆似地大家望着濕了一大堆的壞樑上滴下許多大顆的黃色的雨點來，浙瀝浙瀝地彷彿在人家皮膚下抽血筋……破房門好像被狂風打開了，忽然闖進兩個人；前面正是那個總管理員居阿鈞，後面呢，用呢帽低壓着面孔，一時瞧不清楚，兩個走到他面前突然站着了。

「是他嗎？好一個運動家！」他看到那個人有着一副紅絲筋的眼睛，火火地死盯住他，兩條像掃帚的濃眉毛被緊壓着差不多和帽邊成爲一直線；卻又張開着口笑了

起來，露出了兩排燦爛閃爍的金黃牙齒。

「他是金牙齒阿真！」居阿鈞用大拇指朝着那個人指了一指；之後，他們又背着身做了做手勢，這會是個金牙齒阿真開口：

「你年紀很青，樣子又不見得差些，弗應該在難民區呀，上海灘上『哈個』不好弄弄呀……就是做做小生意也嚙啥的……不過話也得說回來，做小販也要本錢，是呢不是？……這倒可以想想法子，橫豎大家は自家人，弗在乎……啞！我好像在打仗以前和你碰頭過，不是在那……哈哈，照呀，啞，這也難怪，年青小伙子，又有本事，又有魁梧體格，倒要癩癩縮縮伏在難民區，這也難怪……」他說着不禁搖幾搖頭抿了抿嘴，向着那居阿鈞努努，「不

是嗎，在九畝地有上十幾塊市房的潮州老四，他手頭差不多有幾百萬哩，一打仗下來，完全糟糕，弄得一場糊塗坐在難民區，這也難怪呀！」

「其實他不必要做小販的呢。」總管理員居阿鈞露出很惋惜的樣子望着坐在地板上的他。

「…………」他裝呆木頭似地蹲在破棉絮上，聽着，看着；他們互相低聲講了一回，又匆匆地走出去了。

過後，他悲哀沒有一個安靜的地方可以讓他活着，讓他自由地呼吸空氣；他已經感到留在沈悶的地獄裏，又危險又痛苦。但是離開了這所在，可以到那塊最好的地方去？他惘然地望着屋頂，斑剝的天花板下倒掛着幾根夾板條，水點不停地滲下

。他長長地呼了口氣，疲乏已經壓榨和咀嚼了他，他宛如一隻被咬傷的困獸的野獸，給關在鐵籠裏不敢走開一步。他簡直沒有適當的辦法來處理目前一切了。他受到毀滅將要掩沒他的一剎時的沈悶的痛苦。

可又是一次呢，那是年三十夜，那個金牙齒阿真居然獨自個兒來了，看他樣子很是一本正經：

「喂！小伙子，看你在這裏也嘆啥好過，嚼豈芽有啥個道理，弗如真的弄一點事體來做做。」

「沒有事體可以幹呢。」這回答使他愈加高興了。

「喂，×××部可以派你個職司呢；噯沒道理的呀……開仔新年再講好嗎？包你有趣，省得在這裏活受罪，你看看我……哈哈！」他嘻嘻地勝利般笑了，露出了兩排金黃牙齒，閃閃地在黑暗中發着光亮。

「放屁！×××！但他心裏這樣想，表面上還做着似懂非懂的樣子回答着。

「……………」

直等到消失了他底可怕的影子時，這才暫時透過一口氣來，他感覺人類這東西太脆弱，魔鬼底誘惑的力量實在太偉大了，他將陷入不能拔身的黑暗地獄以下。有幾次絕望的黯灰的輕煙飄飄地掠過他底心，他就想到自殺，還是自殺乾淨罷，可以永久的安靜，再也不會上魔鬼的當了……但是，當他忽然記起「仇恨」在他心中，還沒有磨滅的時候，他不禁有點惶然了。他感覺到責任緊緊地在抓住他，不能推開，面前恍惚有了些微光明的源頭，這源頭是在等待着他的開發，於是他毅然決然要立起來向前奔跑：

「決不自殺，我要決心和這些大的魔鬼小的魔鬼苦鬪到底；我不能長遠陷入於地獄裏，要突出它們底圍困！」

### (二)

他迷迷糊糊地打了個呵欠，從油黑的被窩裏伸出一隻骯髒的手來，搓了搓眼睛

，在半夢嚶狀態中嗚嗚地說着：「居阿鈞這個混蛋……」他混身都感覺到寒冷，摸一摸腿上有點潮濕，便骨落地坐了起來，

卻開始發見腳上的破薄棉被和墊在下面的草薦濕了一大堆。梁上兀自浙瀝浙瀝地滴下黃色的水點，霉爛的地板上又塗上一堆濃泥漿，空氣中散佈着一種令人作嘔的腐臭氣息。窗盤前一大串草繩上掛着的破棉襖，破袴子和爛襪，不時有着肥胖的奇大的白虱失足跌下來。他一聞到就要加深他底頭裏的昏痛。他吁了吁氣，把身子向後旋了一旋，捲着被絮移到這個角落裏來，這時兩隻腳感到像有針刺般的寒顫。他想到不久以前還是個雄赳赳的人兒呢，現在不曉得身體會變得這樣壞，精神一直不能振作起來。他覺得有點「完了！」。他正慢慢抬起頭來，看見旁邊兩個難民正在堆起一些破報紙，點了個火烘着取暖，似乎恐怕管理員瞧着了要罵罷，他們眼睛往四周偷掠了一下，就和他打了個照面，便沒精打采地招呼着：

# 紅襪子讚

不  
老

不老初至滬，閒行馬路間，偶見地上紅雲朵朵，往來不停，甚以為異。逼而視之，伏而窺之，乃知此閃閃耀耀者，出於摩登姑娘之腳上，為新流行之短統紅襪子，心甚好之，歸而念念不已，爰為之讚曰：

襪子襪子，胡為而紅耶？濯於霞飛之鳥道，染於武陵谿邊，桃花水中者耶？抑由戰地歸來，血凝封耶？午夜夢回，絳蠟和融耶？不紅鞋，不紅袴，紅情何其濃也！

著於腳上，其紅無比。當脚之停也，如大燦明蝦，爛熟蹄子。當脚之行也，如當階之芍藥低垂，隔浦之芙蓉踈地；如入水白鷓，兩掌搖搖波底；又如哪吒太子，脚踏風火輪，冉冉而起。紅菱為之減色，金蓮為之避世。蛺蝶飛來，錯認是百花叢裏。如果曬在竿頭，當心被人偷去，當作革命旗幟。

二四

「噢，外邊下雪呢，今年年初四了。」他好像點一點頭，在想：「年初四了？不錯……噫，財神節？怪不得做着夢在吃筍酒呢……」他口角上動了一動，在回味着夢中的景象。

「去年，不，前年的年夜不是在很熱鬧地吃酒嗎？……我還沒有忘記呢，那天客人很多罷……」

他從記憶裏翻起了她清楚的面龐，好像有枝利箭刺上他底虛空着的心。

(待續)

讀公園裏的燈子

遊家

——在過客案頭，

讀見此文，心有同

感，奉題打油三首

，以博一笑。——

一張長凳坐多人

去去來來坐不停

凳上不留些子影

區區就是一乾坤

然而紅襪子之功用，正有不少。雙懸裸腿之下，宛如白玉鑲連瑪瑙，配以白番布鞋，或白漆舞鞋，更似凌波嫋嫋。如教舞入翠盤，相映定成絕妙。從今詩句翻新，可詠鴉頭夕照。若說腳踪兒將心事傳，有此紅光兩道，更不須回眸一笑。

凳子不多無須爭

池邊柳下草如茵

大家反正難坐久

何必勒頭爆眼睛

前人坐了讓後人

還有後人在後跟

那個坐牢不肯讓

當心天黑閉閘門

是故，將來馬嵬坡下，老嫗勢必無錢可賺；血汗池中，女鬼儘可連襪而入。何則？蓋人人珍重紅襪，誰問楊妃之遺，人人脚穿紅襪，地獄小卒，又何暇一加以辨別哉！

## 買「紅茶」

影計

本刊創刊號出版的那一個早上，我剛剛坐到寫字桌上，就有一個包車夫模樣的人，走了進來。他手裏拿着一張紙條和一角法幣，嘴裏說着「買紅茶，買紅茶。」

我將他的紙條接過來一看，原來就是我們老闆今天在新聞報上所登的廣告。我不說什麼，因為這是不必說什麼的，只將那一角法幣收了下來，遞給他一本「紅茶」。

他將「紅茶」接在手內，看了一看，又將眼睛望着我，似乎在等待着我的什麼。他見我不再理會他，於是他又說，「還有紅茶呢？」

「這就是「紅茶」，」我說。

「不是；是茶葉呀！」他急了。

「哈哈」，我明白了，「「紅茶」是書名，不是茶葉。你將這書拿回去，包你不錯的。」

我不能對他說什麼「文藝半月刊」或「雜誌」，我只能告訴他是「書」。

他顯着躊躇的神色。

「你放心，要是不對，包退還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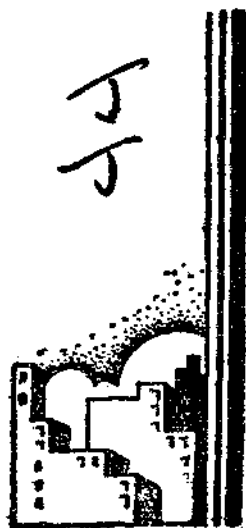
他經我這一說，才趑趄着走了。

這是「紅茶」出世以來，在本社直接購買的第一個顧客，卻是這樣的一個顧客，真值得紀念，所以我就記了下來，為他年的「紅茶」，添一些話頭。



# 牢獄中出

(續)



## (四)

很快的，一個多星期的日子過去了。多過一天，多聽見許多恐怖的消息，多看見幾個慘受重刑的同志，雖然大家表面上很鎮靜，但內心的焦急是無可避免的呀！

「X號裏今晨又有二人被打得半死！」我們同室裏的伙伴，要算姓王的那位平時最多說話了；他也最活動，同牢裏有什麼新鮮的消息，總是他首先知道，向我們報告。

「他們為什麼這樣殘忍？要槍斃便槍斃，為什麼打得不活不死的？」

說這話的朋友，顯然他是討厭着他們用刑罰，因為他憂慮着將來也有受刑的痛

苦。

「他們無非想硬逼供吧了！」

「口供？我相信我們革命的同志不是盜賊土匪之類，受了刑便會把實情供出來；其實，痛苦算得什麼，革命的同志本來預備着犧牲生命的！」

正義感的朋友的話。

「那倒不這麼說，槍斃算不了什麼一回事，只是這樣的刑罰卻受不了！」天真的徐君插口。

「哦！」

有人在同意這話，但沒有說，室裏沉寂了起來。

「X號今天有一個……」聽說X號的某君至遲明天也可以放出去。」

王君簡直像包打聽，什麼消息他都知道，他又衝破了沉寂。

「不知他們如何會邀開釋的？」

「聽說今天出去的那傢伙，他的確不是我們的同志，而且他有一位親戚在X部擔任着相當重要的工作，所以替他打通了這條死路！」

「他媽的！這次革命又完了！」

爽直的薛君，是一個老革命同志，他一壁聽着大家談話，一壁又在想什麼，突然這麼說。

「有大洋錢，或是有大勢力，看這情形，現在還可以用得通。」王君好似沒有留心薛君的話，他繼續說：「聽說X號的一個人，前天開釋的，今天曾經來看過他被捕後同室而相親的一位朋友，據他自己說，他家裏爲了他用去了二千多塊錢。」

「有了錢，還得有路通，否則錢也沒用。」

說這話的是秦君，他家裏也相當富裕，據他的家屬帶來的消息，這幾天正在爲他奔走，雖然願意化些錢，但是門路還沒有摸得準。

「當然，路摸不準，是會得白去冤枉錢的！」

還是王君像幹過這玩意的老練的話。

我聽着他們的話，沒有插過嘴，我想，我既沒有錢，也沒有特別的門路，只能聽天由命了。我們這一排同伴中，還沒有被提審過的，也許可以特別處置而完全釋放吧？幻想又佔據了我的腦海。

### (五)

生活是過得習慣了，這樣的屋子，這樣的伙食，如果每個中國人能有這樣的享受，那末也無須革命了。

然而，人還須要自由的，我們像豬一樣的被圈在裏面，終究感着無限的苦悶。

我們知道，不經過審問是不得解決的，明知審問時有着不堪設想的危險，但儘關着也永遠不得解決，所以希望被提審。向看守我們的士兵詢問，他們根本莫名其妙。

終於有一天的朝晨，這提審的事輪到我們一室的伙伴了。

清晨，我們依例洗過臉，吃過早餐，在開談的時候，門外的鎖響了。

常門被開出來的時候，立即有幾個身背大刀，手持盒子砲，全副武裝，威風凜凜的人出現在我們眼前，無疑的，每個人的臉上現出了一種緊張的神情。

「薛××！」

連長手裏拿着一疊文件，他看着文件喊。

這個連長是湖南人，看守我們這一帶屋子的都是他的弟兄，他時常進來和我們談談，我們有什麼事都託着他，所以相當熟悉了。當他喊到薛君的時候，薛君便走過去。

「王××！」

他接着喊王君，王君也走了過去，是那背大刀的武裝同志，把他們兩個人拷上了一付手拷，帶了出去，把門又反鎖上了。

他們兩個人被帶去以後，我們一室的人無意中都集在一處竊竊私議了，私議的結果，以爲這是好消息，我們這批人可以從速解決，可以出去了，於是等待着他們兩位的消息。

時間很慢，一刻鐘一刻鐘的挨過去，不知他們爲什麼還不回來，令人切望。然而時間也很快，怎麼一刻鐘一刻鐘的過去，他們還沒回來，已經三小時過去了呢！

快是中午的時候了，在門洞口張望的張君，突然帶給了我們難以捉摸的消息。

「唉！薛君回來了！」

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我們一時難以辨別。

門鎖又在響了，門開出來，大家呆住了！

薛君頭上出着汗，嘴裏哼着，往常挺直的背佝僂着，有氣沒力的移着笨重的腳步，面上浮現着無限的痛苦，需要人扶持他的樣子，機警的張君上去扶他，問：「怎末樣？」

薛君搖搖頭，不答話；一回兒，他說：「槍斃倒不怕，這樣的刑罰是吃不住的！」

很快的大家順着他的手勢，看到背上的鮮血已滲出了他的衣服。他立也不好，坐也不好，大家扶着，俯仆在一個鋪蓋上。把他的衣服脫開來，呀！天哪！他的整個的背都是鮮紅的，已經被打得血肉模糊，而且，那厲害的鞭子，因為長的緣故，鞭梢從他腰部折過來，他的胸上也滿打着鞭痕了！一條一條紅腫起來的血條，真慘得嚇人！

連長也走來，他似乎表示着同情，他也搖搖頭皺皺眉，他說：「這太慘了！」

但一壁他又安慰着說，這是硬打的，沒有關係，很容易痊癒。他並且說，可用

黃表紙，鋪在他背上，用酒噴上去，可以把毒血吊清了，不致潰爛。於是便拿出錢來，託他立即設法代辦。然而，東西還沒買來，王君又被送回來了；他也受着毒刑，但似乎比較輕些，而且，他的個性又似乎比較強，熬得住痛，所以還會自動去俯仆在鋪蓋上。等到黃表紙和酒買來的時候，大家動手為他們醫治。

雖然只打在他們兩個人的背上，但好比打在每一個人身上一般，因為，從他們兩個人的被打，知道每個人都有着被打的可能；看着他們的慘痛，使每個人發出憤怒，苦痛，焦急交織着的一種神態。我不說話，摸摸自己的背，我覺得受不了這樣的慘打。

「他媽的，槍斃便槍斃好了，這樣的刑罰算什麼！」

一個伙伴衝破了沉寂，但沒有人接下去。

不多回兒，午飯開出了，菜餚並不比往常不好，但是大家的肚子，似乎都已給

薛王兩君的慘遇塞飽了。未來的可怕的命運，好比毒蛇一般咬住了每個人的腦海。

### (六)

刑罰是可怕的！

爲了各人不可知的命運，各人在憂慮着。但是我們這一羣，已經走上了同一命運之途了；因爲薛君是我們C城被捕中的一份子，王君是N城被捕中的一份子，顯然，他們是把這兩位做榜樣給我們看，所以，在下午，我們又聚議了。

「我們應該把力量集中在一處，看誰有門路，只要門路可靠，我們大家湊錢，設法把這案子來總解決。」

「今天他們的審問，已經把我們的一羣開始審理了，也許明天又要提人，不知誰又要吃這樣一頓十足的大菜，所以應該急速進行。」

我們先前雜談的結果，習慣地把「受刑罰」叫做「吃大菜。」

某君報告，他的家屬有什麼門路可走；某君也報告，他的親戚在某處做事，似乎可找門路；又有某君報告，他的朋友是個何等樣的人，可以試試請他幫忙。

話說得很多，各人的意見發表得不少，然而，能有什麼一定的辦法呢？於是，只得決定，不論這路通不通，大家都不妨去試試，分頭進行，等有相當把握，再行湊集合作。現在最緊要的，是要使得各人在外邊的親戚朋友，知道我們裏面已經有同伴受了慘刑，恐怕時疫一樣很容易傳染蔓延，形勢很嚴重，請他們加緊進行營救的工作。

大家寫信，寫了一大批信，化一筆錢，不給當局檢查，請那位連長立即派個弟兄爲我們出去分別遞送。

往日的歡樂之神，已經被薛王兩君的流血嚇去了。

每個人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似乎籠罩着憂鬱；薛王兩君不時發出的悽絕的呻吟聲，震激着每個人的心弦。

挨着時間，時間一般的在過去。

約摸四點鐘的時候，背大刀的武裝同志又光臨了。門啓去，連長一同來，仍叫薛王兩個人去。

『他們今天已經審問過了，這時又找他們去幹什麼呢？』

這是疑問，誰也不能作答。

四點鐘，過去，五點鐘，又過去，六點鐘，晚飯開來了，但是薛王兩君還沒有回來。

晚飯後，照例連長來巡查一回，點點名，看有沒有缺少人，趁這機會，大家詢問連長，薛王兩君爲什麼還不回來？

『因爲他們被打傷了，所以送到醫院去醫治了吧！』連長若無其事的回答。

『會得送到醫院去醫治嗎？送在那個醫院呢？』

『那個醫院卻沒有知道。』

『能否請你打聽一下？』

『可以，不過他們傷好了便會送來的。也許……』

大家沒有話，靜聽着連長續續說：

『也許他們受了傷，所以關到別的地方去了！』

說着，他領着弟兄走了。

我們得不到確切的消息。

『會不會被他們槍斃了？』一位伙伴突然說。

『那也說不定吧！』一位伙伴接着。

薛王兩君的生死不明，使得大家不能安安的睡；我往常是很容易熟睡的，但這夜也不能立即入睡，而且聽到其他的伙伴不時在輾轉反側。

(待續)

## 豆腐識

從前人吃雙家的豆腐，多少帶些悲傷意味；現在人喫活人的豆腐，完全是措油性質。昨天我在大東茶室，聽見一位老先生說：『吃豆腐的預兆很不好，等于童話語，從豆腐名詞流行以來，喫豆腐的人，固然一天多一天，然而枉死的人，也已總數不清了。』這話也許有些小道理。

## 警世通言的來源和影響

趙景深

### 二 原爲第三首

適看鴻雁岳陽回，又覩玄禽送（逼）社來。  
瑤瑟玉簾（簫）無意緒，任從蛛網結成（任從）灰。

### 三 原爲第一首

樓上殘燈伴曉霜，獨眠人起合歡牀。  
相思一夜知（情）多少，地角天涯不是長。

白樂天的和詩也校勘在下面：

細量羅衫色似煙，一（幾）回欲（看）着一（即）潸然；  
自從不舞霓裳曲，疊在空箱得幾（十一）年。

今朝有客洛陽回，曾到尙書塚（墓）上來。

見說白楊堪作柱，爭交紅粉不成灰。

滿簾明月滿庭（簾）霜，被冷香銷（燈殘）拂臥牀。

燕子樓前清夜雨（中霜月夜），秋來祇爲一人長。

詩後四句校白居易感故張僕射諸奴：

黃金不惜買蛾眉，揀得如花只一（三四）枝；

歌舞教成心力盡，一朝身死（去）不相隨。

盼盼和詩也校勘如下：

獨宿（自守）空樓歛恨眉，身如（形同）春後敗殘（牡丹）枝。  
舍人不解（會）人深意，諷（訝）道泉臺不去隨！

元侯克中作雜劇關盼盼春風燕子樓，情節當相似。南戲燕子樓今僅存二曲，一曲見南九宮譜，一曲見九宮正始。大約張建封死後，盼盼居燕子樓十餘年不嫁是事實，樂天諷詩就不可靠了。本來樂天說的是諸奴，故云「三四」枝，通言爲符合情節起見，硬改成了「只一枝」；「不可信者在此」。

第十一卷：蘇知縣羅衫再合

原見原化記崔尉子條，太平廣記卷一一一錄之。元張國寶雜劇公孫汗衫記亦據原化記而作。白羅衫傳奇似據通言而作。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六對本卷與白羅衫傳奇有詳細的比較。鄭振鐸西諦所藏善本戲曲目錄載有鈔本羅衫記。綴白裘、六也曲譜、集成曲譜、崑曲大全等書所收者僅攬載、設計、殺舟、撈救、賀喜、井遇、遊園、看狀、詳夢、報冤等齣，但仙霓社所演者較多，另有逼婚、釋放、產子、拾子等齣。

第十二卷：范猷兒雙鏡重圓

京本通俗小說題作馮玉梅團圓。入話據宋洪邁夷堅志補卷十一徐信妻條。正文據宋無名氏撫青雜說，說郭卷三十七引。情史卷二徐信條與入話情節相同，卷一范希周條與正文情節相同。

第十三卷：三現身包龍圖斷冤

折獄龜鑑、棠蔭比事之類的書中查不出此篇的出處來。待續考。

第十四卷：一窟鬼癩道人除怪

京本通俗小說題作西山一窟鬼。據鬼董卷四。惟鬼董作樊生，不作吳教授，餘情節相同。

第十五卷：金令史美婢酬秀童

不知所出，待考。

第十六卷：小夫人金錢贈年少

京本通俗小說題作志誠張主管。出處待考。

第十七卷：鍾秀才一朝交泰

孫楷第今古奇觀解題：「不知所本。」

第十八卷：老門生三世報恩

似係馮夢龍自己的創作。後來他為戲劇三報恩作序云：「余向作老門生小說。」三報恩傳奇題萬後氏作。按左傳：「畢萬之後必大，」此劇或許是畢姓作的。又明末人的玉環緣亦演此

，本事詳見曲海總目提要卷十六。

第十九卷：崔衙內白鷄招妖

原題定山三怪，出處不詳。

第二十卷：計押番金鑊產禍

這是一件果報故事，出處不詳。

第二十一卷：趙太祖千里送京娘

本卷許是宋元人的話本，屬於「撥刀桿棒，發跡變泰」一類的英雄故事。有云：「自他未曾「發跡變泰」的時節，也就是個鐵錚錚的好漢，直道而行，一邪不染，則看他千里送京娘這節故事便知。」又詩云：「一條（桿棒）顯雄豪。」又云：「當初未曾「發跡變泰」的時節。」末云：「這段話，題做趙公子大鬧清油觀千里送京娘。」「風雲會傳奇前半與本卷情節大略相同；不過小說敘太祖送京娘還家，京娘為父母所疑，竟至自盡；傳奇則說京娘乃趙普之妹，後來嫁給鄭恩，此其不同處。元人王伯成有雜劇京娘怨當與通言悲劇的結束相合。

第二十二卷：宋小官團圓破氈笠

事見明劉仲達鴻書，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引之，清俞樾茶香室續鈔又轉引之。情史卷一金三妻也載有這個故事。惟鴻書、情史皆作金姓，不作宋姓。

第二十三卷：樂小舍拚生覓偶



# 鑾居雜綴

全執筆

## 汪精衛金縷曲詞

近見汪精衛先生清末幽囚京中時。寄刺鳳山志士金縷曲詞云。「別後平安否。便相逢。淒涼舊事。不堪回首。國破家亡無限恨。禁得此生消受。既添了離愁萬斗。眼底心頭如昨日。數襟期。夢裏空攜手。一腔血。爲君剖。淚痕莫滴新詞透。倚寒襟。循環細讀。殘燈如豆。留此餘生成底事。空令多情傷。愧戴卻頭顱如舊。跋涉山河知不易。願孤魂繞護車前後。腸已斷。歌難又。」詞意纏綿悱惻。不忍卒讀。因憶清初吳漢槎。以棘闌案遣戍寧古塔。吳門顧貞觀填念奴嬌詞以慰之。以示納蘭容德。容德感泣。慨任營救。吳得賜環。其詞爲。「季子平安否。便歸來。人生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此詞膾炙人口。不全錄。)兩詞對照。汪詞實脫胎顧詞無疑。然一代偉人之吉光片羽。亦彌足珍矣。

## 名人儉德

近代世風日下。習尚奢靡。目光如豆者。復專以衣貌取人。以是儂薄之流。雖胸無點墨。家無餘糧。亦必鮮衣華服。藉以驕人。而朴野之士。不事修飾。

轉動輒遭逢白眼。因憶當代名人軼事兩則。殊堪爲吾輩寒酸解嘲。爰連綴以告讀者。

胡漢民先生。平素自奉寒儉。不脫書生本色。曩年任廣東都督。就任時。惟御舊竹布長衫一領。子身蹣跚行。及門。衛士見其服裝潦倒。頗偃蹇過之。不任入。向索證章名片。胡復忘未攜帶。因逗遛門外半小時。爲素識某副官所見。始迎以進府。後長立法院。值嚴冬。職員類均狐裘大氅。胡惟羊皮袍一襲禦寒。晚間回住宅。必換破舊棉袍。以示愛惜。一日。某軍長來京公幹。特趨胡寓所拜訪。胡素謙抑。因迎于門次。某疑爲傭僕也。遽謂。咱看胡院長。請你通報一聲。胡莞爾曰。余卽是也。某大慚。略事寒暄遂出。

總理靈樞奉安時。首都當道諸公均渡浦迎。奉安籌備處特備專輪接送。某次渡輪駛行。中委吳稚暉雜衆中。迨稽查證章時。吳忘未攜帶。稽查人員以吳衣衫朴素。疑係編氓混跡。詬辭交加。當時吳默不與較。後某機關長官聞聲視。識係吳。始告以係中委吳先生。勿魯莽。抵岸時。稽查員再四道歉。吳一笑置之。僅謂以後勿只敬衣衫不敬人可矣。

監察院長于右任。豪放跌宕。不修邊幅。前年在浙游山。布袍芒鞋。宛似野老。偶跌坐山半。旁一士兵。忽弄于髻調之曰。汝鬚鬢。頗似于右任。惜福命不如。彼現爲院長。何等顯赫。汝則碌碌老苦。殊可憐也。于不與辯。僅唯唯而已。噫。失之子與。自古已然。卑卑者。尤何足道哉。

# 論翻譯莎士比亞

邢光祖

## 與梁實秋先生討論莎士比亞的翻譯

關於翻譯莎士比亞的重要，最好引一

段余上阮先生的話來作證明：

中國新詩的建設，新戲劇的建設，是用語文做基礎的；而同時我們看得出一個很明確的影響，就是外國文學的研究。這十年來的努力，大部份還是文字的，技術的，雖然應用活文字，摹仿西洋技術，曾經開了一條新路，走出許多有新生命的作家。我們須得老實的承認，新文字新技術的應用，不但未到純熟，並且還時常感覺不夠。工具不鍊到精純充足的地步，再好的思想，再好的意境，也是不能圓滿的表現。不但如此，靈魂上的糧食，也天天在打亂，尤其不能直接譯外國文的人以及一般民眾。要救濟這些困苦，我們需要一致張翻譯名著，尤其，翻譯莎士比亞。

翻譯莎士比亞有兩層好處，一層因

紅 茶 (文藝半月刊) 第二期

論翻譯莎士比亞

爲他是詩，一層因爲它是戲劇。因爲它是詩，在翻譯上就得發生特殊困難；因爲它是戲劇，譯成以後不但可以讀，並且可以到處去演。並且，這件翻譯工作的自身，便是一種教育，一種訓練。白話文字够用麼？新詩的技術到了火候麼？譯者對莎士比亞有內心的了解麼？中國有改造文字的哥德沒有？有苦幹不倦，研究深透的希雷格爾 (A. W. Schlegel) 沒有？甚至於有 Tomori 這樣有眼光，肯仗義疏財的人沒有？如其這些都不成問題了，那末讀來演來之後，中國自然又到黃金時代；如其還大成問題，我們應該怎樣努力；無論譯得成譯不成，做這個試驗都是值得的，這是一根營造尺，姑且用他來量文學界的長短，看這份材料够不够建築新文壇，中國新詩的成功，新戲劇的成功，新文學

的成功，大可拿翻譯莎士比亞作一個起點。

見新月雜誌第三卷五，六期余上阮作翻譯莎士比亞。

上阮先生在這一大段文字裏，很明白地說：在目前枯瘠的中國文壇上，翻譯莎士比亞是很需要的。莎士比亞的翻譯是一種教育，一種教訓，一種工具的運用；莎士比亞是我們靈魂上的糧食，精神上的供養；就在這種翻譯的試驗上，新文學的成功，真是大可預卜。接着他又說：

中國的情形似乎漸漸地安定了，塾款和主持的機關也不難得到，(如胡適之先生所主持的編譯委員會)，研究英國文學而同時又在創立之中國新文學人又很多；爲什麼不來着手翻譯莎士比亞？我說「着手」，意思是先議立幾條原則，確立譯本的體裁，選派擔任的譯者，並且，定出翻譯的步驟。譯者不妨先試幾個部份，拿這譯出的小部份提出公開討論。討論又討論，努力又努力，三

在這裏，余先生又說明了著手翻譯莎士比亞的方法。莎士比亞翻譯之所以困難，我相信是雙重的。一是他的「意象」的豐富，和表現的自然。記得 Dryden 曾經說過：「一切的「自然」意象會現在莎士比亞的眼前，他對於這些意象的描摹並不是十分煞費苦心的，而是偶然的事情。在他描寫任何事物的時候，你覺得並非祇是看到，並且你已經感到了。這些說他沒有學到，確立譯本的體裁，選派擔任的譯者，更大的遺憾。因爲他的學識是從自然裏得來，他不用着那些書籍方才可以讀到「自然」的本身，所以你說他的作品是自然的模範，真是一句誣蔑的話。

年五年，十年八年，直到解決了文字和技術上的困難，同時對莎士比亞也得到了一樣，那時更放心大胆往前工作，至多

# 金瓶梅詞話隨錄

趙學宇

第三回 P. 37 狗娘養下來的。(註：湖南方言)

第二十回 P. 208 花麗狐哨。(註：淮河流域方言)

第三十回 P. 323 慢條斯禮。(註：北方方言)

第三十二回 P. 344 薛內相揀了四摺韓湘子昇仙記。

第三十九回 P. 426 吳道官叫了個說書的，說西漢評活鴻門

會。

第四十八回 P. 534 堂客前戲文扮了四大摺。

第四十九回 P. 545 叫海鹽戲並雜耍承應。

第五十八回 P. 677 下面樂工呈上揭帖，到劉薛二內相席前，揀令一段韓湘子度陳平街升仙會雜劇。

第六十回 P. 712 一個急急腳腳的老小，左手拿着一個黃豆巴斗，右手拿着一條綿花叉口，望前只管跑走，撞着一個黃白花狗，咬着那綿花叉口。那急急腳腳的老小，放下那左手提的那黃豆巴斗，走向前去打黃白花狗，不知手關過那狗，狗關過那手。(註：拗口令)

第六十一回 P. 725 問他(申二姐)套數，倒會不多。若題

諸般小曲兒，山坡羊、鎖南枝兼數落，倒記的有十來個。

第六十三回 P. 770 叫了一起海鹽子弟，搬演戲文。

第六十四回 P. 779 兩位內相看了一回，揀了一段劉智遠紅袍記。唱了還未幾摺，心下不耐煩，一面叫上唱道情去，唱個道情兒耍耍倒好。於是打起漁鼓，兩個並肩朝上，高聲唱了一套韓文公雪擁藍關故事下去。

第六十五回 P. 793 當筵扮演的，裴晉公還帶記，一摺下去。

第七十八回 P. 1024 當下西門慶就在這婆娘心口與××，燒了兩炷香。(注：虐待狂)

第七十八回 P. 1039 戲文扮的是小天香半夜朝元記，唱了兩摺下來。

第八十回 P. 1066 叫了一起傀儡戲在大捲棚內。提演的是孫榮孫華殺狗勸夫戲文。打動鼓樂，戲文上關上開，直搬演到三更天氣，戲文方了。

第八十二回 P. 1088 大娘後邊拉住我聽宣紅羅寶卷。

趙先生是一個極其細心的學者，他不論讀什麼書，總會將牠們裏面有關係，有價值的材料，一一抉擇而出。右面的一些隨錄，篇幅雖然不多，依我看來，卻也不能等閒視之。因為藉着這些隨錄，金瓶梅詞話作者的地方和時代，就可以得到重要的參考了。——山源附誌。



# 仙竇社之前後

(二)

李郁生

民國八九年之夏，靈隱豁光寺中，每當西山日落，木末風生

。穆等愛之，乃卜居於此。

，或月上東山，露華微溼，則有笛聲嫋嫋，透竹篠而出。卽而聽之，更有歌聲抑揚抗墜於其間。遊山者過此，無不心曠神怡，流連不忍去。而牧童樵子，山僧行腳，習聞雖久，耳熟能詳，亦往往輟其所事，止其所行，或屏息而立，或趺坐而不起，恣情欣賞。以爲所吹所唱，既異梵音，又與流行之俗曲，迥不相侔，世界

有仙樂者，含此當莫屬矣。又以爲吹者唱者，若非神仙，偶然遊戲人間，定係高人逸士，揭來湖濱小住。嚮往之忱，油然而起。世固無神仙，然類乎神仙之高人逸士，雖不屢屢見，則確乎有之。長夏溽暑，來此湖山勝地，小住固爲佳耳。而長笛倚樓，清歌一曲，彼酒肉搏痛，身無雅骨者，又安能辦此，若而人者，謂非神仙中人，又奚可哉！然則若而人者，果爲誰耶？曰，上海

蘇門長嘯，此中自有樂趣，不足爲外人道也。

穆等以滬蘇市塵闐噓，甚覺塵上，一遇酷暑，尤炙熱不可居，乃相將作杭州遊。蓋明聖湖邊，水木明瑟，本多消夏之處，而

路隔，卽便分道而行。惟此會難得，曲興尤佳，臨別依依，遂訂後會，約於某月日，在滬藝演，並籌復興崑劇之計。

穆等初謝人祖，蘇州俞振飛張紫曼，及老伶工沈月泉也。

曲界方家。粟廬又在紫東家司出納，有此淵源，故兩氏之宮商迭

奏，唱和交作，已非一日。此次紫曼振飛自杭歸，言其經過，道其將來，紫東及粟廬，聞之大喜，遂與紫曼及振飛，如期至滬。夏令配克者，爲當時最高等之歐化劇院，此時乃爲滬蘇曲家藝演

之地。

崑劇自前清光緒年間，全福班解散後，紅氍毹上，久已匿跡。蓋曲高和寡，自古云然，而嗜崑曲者固少，能唱崑曲者更少，若於全福舊人之外，所謂清客票友，能粉墨登場，動中繩墨者，則少之尤少。故此次藝演，繼往開來，於崑劇史上，所關非細。而穆等於正式班解散之後，獨能成此盛舉，尤值得大書特書者也。

穆唱官生，是日藝折柳陽關。穆至現時為止，僅藝此一次，前乎此後乎此，不過雅興來時，擊節清唱而已。以穆為復興崑劇之元勳，故此次藝演，彌足紀念。

其時，臺上絲竹嗷嘈，笙歌諧婉，固已異於皮黃之瞧殺，而一舉足，一投手，雍容華貴，典型猶存，尤足見崑劇之高尙優美，迥不猶人。且藝演者人人學養有素，對於曲詞賓白，都能心領神會，將其精蘊，一一舒吐而出。較之俗伶，更勝一籌。數十年來，此調不彈已久，至是，乃得重整陣容，示人以可貴。臺下觀衆，亦多文墨之士，知崑劇為國粹藝術，不同凡響，無不側耳傾心，細細含咀。一曲既終，耳目為新，及歌闌人散，相將歸去，輒興祇應天上難得人間之感。入後每一念及，餘韻悠然，覺三月不知肉味，確非過語。

抑此次藝演，前已言之，實有深意存焉，固不僅偶然之興會

而已。蓋於時穆營紗廠業，有「紗廠大王」之雅號，業餘嗜好，厥惟崑曲。杭州遊畢，即決定撥款十萬，從事復興。故此次藝演，謂之陶情作樂可，謂之崑劇傳習所之成立典禮，尤可。藝演畢，即組織董事會，於上述諸人之外，更加入楊習賢，江紫來等。崑劇復興，於是乃有實現可期。

### 編者的話

本刊自從創刊號出版以來，荷蒙文藝界的同志，紛紛賜稿，真是琳琅滿目，美不勝收，我再在這裏鄭重道謝。

本期付排的稿子，又是溢出了預算的篇幅，等到拼版子的時候，實在容納不下，沒奈何，又只好臨時抽去幾篇，留待下期應用，請寫這些稿子的諸君，一萬個原諒。

下期起，我們想增加「文虎」一門，由幾位朋友分期值課，並且略備薄酬，以助興趣，請讀者注意。如果讀者中也有這種嗜好，要想託本刊代為懸賞懲射的，本刊也可以照辦。

以後我們想將三個長篇小說，間隔了登，讀者以為何如？下期有朱生豪君所譯的「鍾先生的報紙」，約六千字，對上海某種報紙內容，有所揭示，頗多奇趣，先此預告。

有許多不相識的同志，對本刊供獻了許多意見，特此謝謝。凡是可以照辦的，我們無不一一照辦。有些實在辦不來的，還請特加原諒。此後更望各位同志，多多賜教。

## 投稿簡章

(一)本刊歡迎各種文藝稿件，不論文、白、莊、諧、長、短、撰、譯，只要好，一概都要。有藝術價值的圖畫、照相、木刻，也都歡迎。

(二)稿末請注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揭載時署名，由投稿者自定。

(三)來稿收到後，概不答覆，附足郵票的，不登時可以寄回。

(四)來稿登出後，酌給薄酬。

(五)來稿登出後，版權仍歸作者保留。惟本刊發行人得儘先選刊單行本，其條件屆時雙方另訂。

(六)來稿得由本刊酌量增刪。投稿人不願增刪的，請於投稿時預先聲明。

聲明。

(七)來稿如已在他處發表過了，概不致酬。

(八)來稿請寄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十七號轉交本刊。

## 本刊特約撰述 (以姓氏筆畫多少為序)

丁 丁	方時旭	心 齋	半村主人	白 蕉
朱生豪	朱叔建	老 漢	在廬主人	沈天白
沈聯璧	邢鵬舉	金燕華	施若霖	查猛濟
秋水軒主人	唐鳴時	夏瞿禪	曹之鏡	陸高誼
陳 寂	陳達哉	傅彥長	詹文誥	楊晉豪
雷君彥	趙景深	劉湘女	蕭劍青	顧敦錄

## 定價表

★本刊每逢一日十六日出版★特刊並不加價★	零售	每册	一角
	半年	三册	二角
	全年	六册	二元
本國郵票五分以內十足通用五分以上九五折一角以上不收	郵 費		
	國內	香港、澳門、南洋	免收
	國外	歐美	四角、八角、一元、二元
如因戰事而改更郵章則請照章增加			

有 著 作 權 不 轉 載 許 可

## 紅 茶

文藝半月刊

第二期

二十七年七月一日出版

本刊每册實售十分

(外埠加郵費一分)

主編人 胡 山 源

出版者 紅茶文藝社

上海北浙江路唐家弄四七號轉

發行者 文粹出版社

上海北浙江路老唐家弄四七號

印刷者 心記印局

上海海寧路七九〇號

總經售 中國書業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外埠代定處 各地世界書局

電話九二二二一三



### 本刊啟事(一)

本刊創刊特大號，自出版以來，不到兩星期，第一版便銷售一空，以致後來愛讀本刊的，竟至購買不到。本刊對於讀者諸君的愛護熱忱，當然萬分感謝，而對於向隅諸君的失望，也是萬分抱歉。現正再版中，一俟印訂完工，當再通告。

### 本刊啟事(二)

本刊問世以來，承蒙各界人士不棄，投稿的，定閱的，供獻意見的，紛紛而來，旬日之間，就收到五百多封信。本刊於欣喜感謝之餘，頗想設法與投函諸君以便利。現在本刊已向上海郵政局，辦好手續，每期在本刊內，附有專用的明信片或信封，此後投函本刊，利用特製的明信片或信封，不必再貼郵票，就此付郵，便可寄到。

### 本刊啟事(三)

書畫名家青藤山館主人，為本刊熱心讀者之一，承其不棄，每日下午五時四十分至六時二十分，特為本刊在金鷹電台義務播音，演講故事，並介紹本刊內容，更與約定，凡聲明收聽播音而長期訂閱本刊者，由青藤山館主人送寫名貴書畫扇面，詳細辦法，請收聽播音，便知一切，尚希各位讀者注意。金鷹電台週波為一三八〇。

### 文粹出版社服務部啟事

本社為酬答讀者起見，特設服務部。義務服務。不取報酬。茲訂定辦法於左：

- (一) 凡屬「紅茶」長期定戶，均得享此權利。
- (二) 服務種類，暫以(1)代購書籍。(2)代辦或設計各種印刷物品，為初步工作，以後如擴展其他工作，隨時公佈之。
- (三) 讀者委託服務，除不取任何報酬外，並得照原價九折計算，以示優待。
- (四) 讀者委託代購書籍，應注意左列事項：
  - (1) 書籍名稱
  - (2) 出版書店
  - (3) 冊數或部數
  - (4) 定價(不知者可以不填)
  - (5) 出版日期
  - (6) 委託者詳細姓名地址
  - (7) 先付書價(有餘我退)
  - (8) 郵費(郵費由委託者負擔)
  - (9) 郵費(專差送上者不取運費)
- (五) 讀者委託代辦或設計各種印刷物品，應注意左列事項。
  - (1) 印刷品之名稱
  - (2) 數量
  - (3) 用何種紙張
  - (4) 印幾套顏色
  - (5) 排何種字體
  - (6) 摺印幅度(即尺寸大小)
  - (7) 寫字或畫圖(義務代辦不取費用)
  - (8) 交貨期限
- (六) 本辦法自七月一日起實行，如有不妥善處，得隨時改正之。